論衡解

甲乙錄卷之五

文學呂安禧疏 丙申九月初六日

一自球疏之出舉世之人皆以嫁禍目之尚無微惡之典為　聖明失刑之歎而不料扶植之論反出於具瞻之地臣竊痛之夫恥為小人人之常情子光之後宜若更無子光而註釋文字陷人惡逆者如出一套則雖自以為非子光人孰信之今大臣之劄雖自稱以斟酌調停而其註釋求罪旨意深刻閃奐機括操切愈甚演出免球之條意勒成僭妄之罪案者抑何意耶雖然陳卞之章既有勿捧之禁臣不敢更以

本事瀆擾於靜攝之中而唯此設禁之舉宗係國家
之存亡則臣職侍從安得徒事泯默爲 殿下不一
言哉噫自古權奸之欲壅蔽聰明以濟其兇臆者固
多矣陰中言鹿之奸只是暗地逞憾而已亦言仗馬
之喻不過脅人噤默而已豈有如今日大臣之眩惑
天聽也哉當初球疏之入也 殿下既已洞察其事
宗屢示嚴斥之意於諸臣之批則大臣或連章論事
或前席引對曾不敢以一言陳聞而反 聖上斬
許羅球之請至降有執之教然後始敢窺測上志進
劄於洩月觀望之餘肆然以如是處分之後勿捧下

疏爲言自托以鎭定之術欲防其議己之路豈意
聖明之世有此亡國之擧乎及今公議拂鬱士論轉
激則又敢以隨卽捧入之意麤作兩面語欲爲彌縫
自解之計似此情態臣實惡之況罪一禹球何與於
朝紳而至以眞士禍爲言其所謂恐動脅持云者正
自道也噫自有此劉以來士林之憤鬱方甚 殿下
於大臣無不曲副其意李弘濟則原疏還給而編配
隨之嚴處遂則 溫批才下而斥罷繼之霜雪雷霆
交加數日之內 殿下之處分於是大顚倒矣噫難
服者人心易激者人心只可使順而導之不可使壅

而過之今 殿下偏信大臣之言今日寵一人明日
寵一人威制力勝欲以鎮紛鬧之弊若此不已則恐
水變而潰傷人必多也云云 傳曰觀此呂必禧疏
辭極論中球事而湊合胥小之目加之於大臣恣意
醜辱無所不至誠極該惋文學呂必禧罷職不敍此
疏還出給

判府使徐宗泰劄子 同日

伏以日昨因大臣劄請遽有文敬公尹宣擧遺集毀
板之命臣竊不勝駭歎誠不料 聖明之朝乃有此
事也宣擧以士林宗師受 兩朝禮遇之隆其道德

之醇史處之正至今為一世之所敬信及其子右議
政 臣尹拯釁生師門之後攻拯者非但斥其身而推
而及其親宣舉遺稿之刊行也不悅之徒抉摘文字
間句語橫加搆誣遂至申球之疏出而語意絕悖直
驅之於罔測之科幸賴我 聖明在上覷破其奸情
即下駭惋之教臣意 聖明既明示其是非則朝著
之間必有正其誣人之罪者護說不復行矣今者大
臣不惟不請其罪乃反激成其論夫捃摭文字捏成
罪案從以焚毀其書者古或有之宗末陷世美事大
臣何忍為此言其所以為宣舉斷案者不可數行球

疏中語而乃謂球焉 聖祖下諭意是何言也如使
宣擧所謂果涉於誣毀則何但毀其板本而已哉直
施以逆律可也若果不涉誣毀則豈可不治其人以
誣人逆律之罪乎宣擧原集既經 睿覽其平生旨
意可見而諸臣疏下亦已明晰矣誣毀 君上何等
悪逆以宣擧之儒賢寧有一毫髣髴於其所云云者
哉因憾誣人自古何限而未聞以此等事萬萬無理
之誣言詐之上聽加之於儒賢今日世變至此之極
將何所不有臣竊寒心至若引宋朝事史於賊鐫之
言無與於宣擧而以喜聞入其說等語爲此億逆勒

斷之辭自引而終身不膺 禮招有素定不啻介石
屢發於章疏乃 君上之所俯察一世之所共知謂
之喜聞亦豈近似乎謂之妄發又謂僭妄其所斷例
蓋謂其心非出於誣毁而其言則自歸於誣毁終至
請毁其板是則處之以誣毁之科也如是而雖曰曲
恕其心其可得乎大臣於此可謂不爲深長思矣噫
即今世道交喪朝論日潰上貽丙枕之憂勞大臣雖
不能鎭浮囂防讒構而何乃身自推助致有 君上
無前過擧也臣於疏章勿捧之請尤有所慨惋者元
朝家處事無論大小朝臣論之草野言之所以採公

共之論而務歸於光明正大之域今者旣行一事而
先慮羣議禁遏言路此豈盛世擧措而後弊當如何
也聖上深加虜念今此成命並賜反汗俾士林有
所鎭靖变惟有所戢畏國家受亨平之福
答曰具悉卿懇日昨左相劄意盖安鎭靖激成推助
等語断非本意而亦非以尹官擧歸之於誣毁也昨
於大臣劄批已諭予意是非一定之後不可撓改卿
其安心勿待罪
判府事趙相愚劄子
伏以云云秋初朝家有處分之時臣於病裏聞之竊

爲 君上擧措不宜如是太遽况其所處分未必一
一中竊若不言是非臣上負 聖君而下負臣心也
妄貢草草數語竊效愚忠而 聖心未槪臣言無故
自訟自咎引以爲罪又聞左議政臣金昌集陳劄請
毁 先正臣尹宣擧文集板本且請禁朝士儒生之疏
聖上一一允從不少留難與日昨答儒臣之批大相
逕庭臣竊傷大臣之不爲深思而 聖志之不能堅
定也當初球疏挾摘爲罪處四款而大臣就其中二
款而敎行之以實其罪而乃爲毁板之張本意宣擧
之於賊鑴意見本自不同亦之以刺謬則有何喜聞

之事而目之以喜聞有若爛熳循同不為崖異者然
此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者也至於引用杜舉事
窃嘗即文而求其志慷慨惻怛君臣上下交戒共勉
之意溢於言表有足而感泣義士激勵一世今所謂
意在罰君者其不諒甚矣昔管仲言于桓公曰願君
無忘在莒之厄臣無忘檻車之辱即管仲在魯被囚
之事也以管仲之辱方之於桓公之厄而交勉之者
在今視之宜若僭矣而將以其同涉患難共嘗險阻
則刺勵奮發之道亦宜交勉故言之而不以為嫌今
以同患難杜舉等語謂之誣辱謬妄則彼管仲者亦

可歸之於誣辱謬妄之科耶夫宣擧平生言議出處
大頭腦都不外此數款中其形諸文字而聞于朝者
如是登諸書尺而眎乎人者如是其他等閑酬酢引
以爲自廢之端者又如是而惟 孝宗大王臨御時
未聞以其言爲誣辱當乎有請罪之論而朝廷之褒
美嘉奬必欲徵起者以其賢也已夌 賓天後至今
五十八年之間亦未聞以誣辱 聖朝有請討之議
而後之慕仰尊尚待之賓儒者亦以其賢也今者始
有中琉者出而其言極其危險年少臺閣之臣猶不
爲顯右其說曰 上諭下答儒臣之批是非賴而大

明人心恃以稍定猶以不罪拯為柳讐而大臣之劄
又上矣激風波於既定之後被罪名於既骨之不毁
印板救申拯而事變極矣大臣雖諉以憫朝論之不
靖獻鎮定之長策而臣則以為其所以鎮定者乃所
以激之也噫嘻如拯者尚何言哉設令宣舉在世時
對人接物言語文字之間畧不現此數款語而暗地
劄錄潛藏秘傳則致人起謗容或可矣此則不然當
時師生親舊間飫聞其說而未有以謬妄斥之者豈
昔之人昧於義理而始大明於拯之世耶此無他昔
之人平心聽言而今之人有意看文也此可以論世

級而揣時衆矣至於勿捧章疏大關後弊設令大臣
之箚十分正當卓越諸見稍不害乎博採廣詢從容
處分而今謂如是然分後勿捧疏章者其可為彼此
調停之道乎臣重為大臣惜之且謫配儒生等重舉
而原疏未徹嚴譴遽加此亦處分之失之輕遽者也
伏願 聖明察臣將死之忱特收毀板之命且他章
疏勿捧之禁以幸國事
答曰有懷箚陳何所不可而蔓引喻譬安宜毀其板
是非已定紛紜爭辨之疏不可許捧也
同日户曹參議李東馣上疏大槩臣於近日事竊有

明人心時以稍定猶以不罪琉爲柳嚮而大臣之劉
又上矣激風波於既定之後被罪名於既骨之不毁
印板赦申琉而事變極矣大臣雖諉以憫朝論之不
靖獻鎮定之長策而臣則以爲其所以鎮定者乃所
以激之也噫嘻如琉者尚何言哉設令宣擧在世時
對人接物言語文字之間畧不現此數款語而暗地
劉録潛藏秘傳則致人起謗容或可矣此則不然當
時師生親舊間飫聞其說而未有以謬妄斥之者豈
昔之人昧於義理而始大明於琉之世耶此無他昔
之人平心聽言而今之人有意看文也此可以論世

級而揣時衆矣至於勿捧章疏大關後弊設令大臣
之劄十分正當卓越諸見猶不害乎博採廣詢從容
處分而今謂如是然後勿捧疏章者其可爲彼此
調停之道乎臣重爲大臣惜之且謫配儒生等重擧
而原疏未徹嚴譴遽加此亦處分之失之輕遽者也
伏願 聖明察臣將死之忱特收毁板之命且他章
疏勿捧之禁以幸國事
答曰有懷必陳何所不可而蔓引喻譬安宜毁其板
是非已定紛紜爭辨之疏不可許捧也
同日户曹叅議李東馧上疏大槩臣於近日事竊有

憂歎大臣身居匡輔之任不思調停之道扶護誣告
之申疏追咎既骨之先賢至請毁去書板使之是非
而武斷讜議之上聞乃以勿捧章疏爲鎮定之策其
欺蔽 聖聰威制一世之状已極憤惋而喉目之臣
謟附大臣憑藉禁令驅迫疏儒至被中限告案三百
年所未有之變惟搢紳章甫莫不憤惋抑塞而 殿
下深拱九重無由俯燭臣敢以草草數語仰瀆 静
攝之中伏乞 聖明亟寢毁去書板勿捧章疏之命
以幸斯文事呈政院還出給

左議政金昌集疏 初七日

伏以云云追聞象極等疏詬罵臣身之不足推以及
於先臣並加蹴蹋罔有紀極至以誤君背父釀成士
禍為臣之棄去臣姓字目之以凶臣臣於是駭痛傷
憤誠不料人心之至此也臣之創意不欲追罪而但
曰僭妄則非以申球等疏為十分得當也是非宜明
而只請毀板則非以尹宣舉為故欲詆毀也此蓋裁
抑彼此參酌調停之計也若曰申球等疏真有禍心
則臣已有沮遏之效矣尹宣舉事國言方激而事止
如此則亦臣平反之力也以彼輩當初恐慴之心宜
若可以德臣而其言之若是絕悖者何也臣未知不

罪其人只毁其板果可謂之禍乎且夫陰與匪人指
議 先朝者尚不失爲全德君子則據其文乎言其
謬妄者獨何至爲凶臣乎雖然此係於臣一身事不
足呶呶而若誣君背父之云臣安得無下乎嗚呼宣
擧之所言無論其用意與否既涉 先朝文非琉所
做出則 殿下亦不得一味包容汩其是非而特以
其擧措兩難故初諭以不可輕論而久無明白之教
耳一邊之人有以窺測 淵衷之特重乘勢投疏非
但必欲甘心於一琉耽耽然有反禍善類之色臣於
此時安得不爲 殿下一言而 殿下不以深誅從

輕慶今此何等寬大之德而其所為言有若 殿下
為臣所誤不免為失德之舉者然似此義理非臣所
敢知也其所謂背父云者似以臣父亦嘗致敬於宣
舉而今臣則不然故為此拑制之妙計然臣亦豈無
其說乎臣父所以敬宣舉者初非以其江都失身為
賢也只以其能息黥補劓洒濯向善不娶不官終身
自廢為可取也此豈惟臣父之意為然也當時先輩
莫不如此或許以為友或薦之於朝或不拒其來而
教誨之以至 聖祖與先王亦待以殊禮者豈皆以
江都事為賢哉亦不過與其絜不保其往而取其末

後悔過之一節耳若是初爲懺悔之言內畧文飾之
詐者非常情之所可測君子於人未甞逆詐况於其
時本集未出則臣父之隨衆斂之不亦宜哉今以其
與鑴輩云云者觀之無非所以粧撰義理遮護前愆
者而至有所不敢言之言則江都之事不惟不悔反
益其文飾之過也不惟文飾又加以借妄之失也甚
所以躁難追贖於名節既虧之餘辛若自托於士友
既棄之後者到此而都歸虛套士林相傳莫不笑罵
若使先輩見此則亦將不以前日所待者待之而况
如臣父最愛　寧陵特達之知常懷靡粉難忘之誠

則其所以斥宣舉者必萬倍於他臣矣臣豈有不追此意而獨盡禮瑚於衆所同去之日乎以此而謂之背父臣尤不識其何說也大抵宣舉之言誠極無謂說者曰苟非喪性孰敢萌誣毀之心此誠然矣而誠不知偎以滓穢不淨之身上擬於巍蕩光明之 聖祖者即此便爲僭妄也夫杜擧之說雖欲借諭曲辭其如事實之不倫何哉凱風寒泉之譬尤極可笑今人之文字忌嫌之法密於古人今渠輩亦能以凱風引興於思其母以寒泉取義於名其齋而無所忌嫌乎何獨以杜擧謂不妨於引用乎夫宥坐欹器非所

當忌避之事也無忌在莒非他日不敢言之說也不
免江都索言何傷自府其身奚至僭妄而其言曰以
余當於今日故敢能言之他日不可出口余之本心
不敢索言又曰僭妄之論者何也渠輩必欲救解則
須先於此等語明白說出然後詬辱他人可也至於
康王之云雖謂之賊鑴而曾不斥其爲時又載之於
其集所謂刺謬亦非以本語爲不合於己見則其果
有別於自其口出乎況此若是正當之義理則宣舉
當日所從遊之賢師友不爲不多而獨與陰慝不正
之人密勿唱和者尤豈不可疑乎先正臣宋時烈嘗

亦其不能絕鑴則其子極費力分疎自明其已絕矣以今見之非但初不相絕反欲借重其言以護已短者可知也其処心行事既如彼言語文字又如此而怒人之黠檢得失不亦謬哉雖然若以此至於追罪既骨之人則誠非盛代忠厚之風橐輩之奔走營於固亦宜矣今不至此而紛紜煩聒唯恐宣擧之或損其名鴟張聲勢很藉醜辱而於其所設肯綮不能一分發揮不務以理取勝徒持章惇子光之說欲以恐喝而杜國人之口其亦哀哉自今春此事始蔑士林譁然京外沸騰幾至上聞者屢矣而特以老成之

論柳而不果耳不意中球突出固知妄率而其言又不稱停矣然而朝廷既聞之後則亦不可置諸是非之間無所分別而臣只取宣擧所自道之僭妄二字參酌稱維此於宣擧何如而今乃不自知足反脅人以釀禍之目吁亦異矣云云

答曰向來御劄陳本意予豈不知寔出爲國家也象擬雖極無狀何敢以誤君背父亡身等罔測之說肆然加之於大臣極口詬詈耶人心之陷惡至此予寔痛心也不意今者因呂必禧之疏決意出城是何情志之不孚一至於此云云

初九日正言趙尚絅疏論呂必禧越職投疏帶得禍
心宜施投畀李東馣之效尤出位從旁猜〻宜賜譴
罷　答曰所論兩件是矣不可不參酌呂必禧削黜
李東馣罷職

兵曹參判李大成疏同日

令此先正臣文敬公尹宣擧文集毁板之命出於曲
從相劉之意仍有朝士儒生疏章勿捧之教而抑臣
疏則宜不在於禁令之中故玆敢冒死言之噫文字
毁板尤非盛世事始於宋之章蔡娼嫉司馬光其徒
薛昂林自蒭乞毁司馬光資治通鑑板博士陳瓘曰

策士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昂自等曰此神宗少年之文爾推曰聖人之學得於天性豈有少長之異昂自意沮遽以告蔡卞乃密令學中置板高閣不敢議毀今尹宣擧文集疏章中有載 孝顯兩廟恩批者凡一十有七而皆非汎應例下之文其時嘉奬篤禮敦勉而不已者 聖意藹然溢於言辭之外千載之後可以想見 兩朝禮遇之盛矣夫此十七恩批視神宗一首序文多寡不顯絶 兩朝宸翰尤可貴重特相臣未之詳考而遽有此請 殿下亦未及遍覽本集故泛然聽而隨許之矣今之論者謂相臣亦

知有此而為之臣以為不然也知其有此則八臣分義宜不敢請毁以私義言之本集雜著中石室語錄凡九板皆文正公金尚憲與尹宣擧問答之語也嗣錄中魯江書院營建通文即故相臣金壽恒所撰也相臣苟見其有此則宜有不忍於並毁者而猶此為之臣以是知相臣之果未見本集而此則相臣家私事惟此 而朝恩批所載終不可以使之毁板旣知如此則 朝家事體宜卽改命勿毁而儒章未徹言路隔絶側聽屢日未聞有以此說告于 殿下臣寀慨然不避出位之嫌敢依陳璀故事畧列而近聞諸

臣章奏式捧當多日不以時入啓今臣所論事体與
他有别况成命已久毁板且迫政院宜不敢故爲淹
滯　殿下亦宜斯速處分俾無後時之歎云云
荅曰今兹毁板之擧十分正當真無可疑而乃以不
成說之言相結投疏意在必勝人心陷溺極矣噫引
喻文字旣甚妄謬賊鎬之言尤極凶悖而亦不痛斥
其關係之重如何而必欲印傳抑獨何心哉今宗駿
憤而其所引宋朝事殊甚謬戾矣
同日政院啓曰疏下儒生權禰衡門生趙泰徵交河
儒生黃鍾程等又爲呈疏據例開諭門限已迫亦不

退去敎稟　傳曰並勿捧入○幼學權衎衡等疏槩
㐫人當國士禍日急臣等乞與疏頭李弘濟等同被
罪譴以存邦憲伏覩　殿下爲權㐫昌集所　丟
兩朝禮遇之儒賢儵被毒害而　殿下莫之恤　祖
宗三百年培養儒生至被軍卒之捽曳而　殿下莫
之聞毁去書板章惇蔡京欲行而未能者昌集請之
而　殿下許之力塞言路趙高林甫欲售而亡國者
昌集請之而　殿下許之　殿下只爲一昌集之地
斯文墜地枚血瀝肝之疏儒臣竄一人焉今竄一人
焉嗚呼此何氣象此何擧措耶昌集之忘其父固已

久其何敢誤 聖君至此而廣樹黨與於朝連布列
鷹犬於喉司自薦其指麾至令臣等此疏一意阻擋
至於出城一疏尤極悖悪語不成說 殿下若一平
心公聽豈不明燭其情狀乎伏願 殿下一覽臣等
瀝血之辭快賜處分亟收先正文集毀板之命亟治
喉司諸臣壅蔽 主聽之罪以伸萬世之公議以免
士林之禍事

前縣監趙泰徵等疏畧

臣等竊念琡及昌集根據尹宣舉本集文字以為証
辱 聖祖而謂之碍逼謂之借謗者有三件說曰句

賤也曰康王也曰杜舉也其句賤云者蓋本文主意以為句踐雖復讐而其策詭詐延廣欲雪恥而其計狂妄皆不足為今日之可法而必以文王之仁春秋之策為修攘之道然後國勢鞏固而讐可復恥可雪故其上以文王之事昆夷發端其下以法文王之政結之者此也文勢語脉一見可解而其規模正大謀畫誠宏雖質諸古聖莫之或易宣舉學文之正於此亦可見矣其曰康王云者乃是鐫書中言則其言之是非而不關於宣舉而宣舉之不沒其言於日記中者只明其與已相反以見江都事之不當諱而已何

者宣舉方以江都事引咎自請而同時諸人皆謂之太過如文敬公俞棨則以為不必無言江都事故府使申恦則至於吐舌稱駭鎬則至於貽書責之故於日記中列錄諸人之言未及結之曰皆與余意剌謬覩於此可知宣舉之本意而玧則刪去於前昌集則點綴於後隱然歸之於黨鎬誣 上之科言之無狀乃如是耶至於斷德二字賊鎬之所不言而今昌集意於構誣籍鎬說而演其意肆然翻說筆之於書者抑何心哉亂初之事不必每每提起者不獨鎬說為然則以宣舉正大公平之心何能逆探鎬心必如昌

集之為兩今昌集責之以不能嚴辭痛斥〻之以喜
聞其說與之酬酌囈宣擧之引江都事自咎者蔑於
疏章言語之間不憚重複唯恐人之不知則安有受
鐫懲忠喜聞酬酌之理乎其曰同患難中人言之何
害云者蓋以天地翻覆之變宗在於江都君臣轉沛
之厄亦在於江都當日江都之事正如古人在莒中
車之義一般宣擧之疏曰臣於顚沛之際獲近淸光
於泥露之中此所謂同患難也　聖祖之惕厲憤發
者在此宣擧感憤傷痛者在此君臣上下旣同患難
則為進無忘之義於　聖祖興撥之日者在宣擧

則可而在他人則不可是猶在莒之戒管仲可言而
鮑叔不可言也其曰同患難人言之何害云者亦以
此也故宣舉與時烈書及於此義有曰　上教若
及江都事則欲進無忘二字乃素所蓄積時烈亦答
曰無忘江都四字不覺起立果能明此義理則勝似
他人十年啓沃之功云者若以同患難之言爲非則
江都事有不敢言而時烈之書又何以如此耶　聖
祖既經丙丁之亂而宣舉亦當時患難中人則其蓄
戴一天之心不以上下而有間故悉陳自咎之言思
有裨於復雪之圖其所謂在今日可言者是猶在莒

巾車之義當進於桓公光武而不可進於孝公明帝
之世也宣擧之疏曰非臣之愚則無以發此言於
聖上之前非我　聖上之前則臣亦不敢以此言進
云〻是亦可言於今日之意也當日　聖批亦有貴
相知心之教然則宣擧無忘在莒之義固已默契於
聖心矣其時上下之所以頌服宣擧者有如此矣其
曰杜擧云者杜擧命名亦志不忘也其所引喩者只
取其不忘之義而已豈以杜蕢本事爲一〻相類而
發哉今乃演出言外之旨至以　孝廟受罰爲言噫
嘻痛哉宣擧於己亥之疏有曰作一賓坐之歌罷以

備　聖上不忘患難之義則臣雖無用之身猶可有
補於世此與杜擧之說同一意義琉等亦將於歌咒
上生出受罰之義耶昌集又以歌咒爲不襯於杜擧
之證而堅守琉說必欲穿其　聖祖受罰之言是向
意於陷人而自不覺其陷於無嚴之誅耶古今文字
之斷章取義者何限而必若工捜巧解勒成罪案則
從古立言著書者誰有得脫於昌集琉等之禍網者
敎如宋時烈之檀弓免子游裒子家駒末效貫高苑
等語爲一番人所巧搆不知琉及昌集以此爲法而
不之悪耶琉之疏曰宣擧以失節負累之人悪聞春

秋之義嫉妬時烈而敢懷不滿之心於　孝廟又曰
欲掩其身之累上誣　君父之尊其言之絶悖無倫
胡至此極自丙丁亂後守志全節皭然而不滓者宣
擧之外更有幾人耶倡義太學則陳東之慷慨也終
身不仕則魯連之蹈海也始終一節無一不出於春
秋之義而時烈所謂兩儀乖象一星孤明等語自是
宗際也臣等未知宣擧有何可掩之累而琉疏悪聞
之説何所據而發耶且宣擧之於時烈平生勸戒無
非至誠忠告之語而謂之娼嫉者其果成説乎琉等
今又推上於不敢言之地謂宣擧有不滿之心於

孝廟云此豈臣子之所忍言者予宣祭之於 孝廟
蒙被不世之遇特達之知恩禮之隆逈越千古則其
所謂不滿之心者其果一毫近似耶琉等且以錄鐫
言爲罪案如此則如先正臣李珥成渾文集中何以
載錄仁弘李潑等平日之語耶其粧撰搆罪之狀可
謂節節破綻矣琉疏之出也中外經營互相和應及
其呈疏之際喉司以不可獨呈退却則數日之後猝
稱三道儒生深夜闕門投納書卷而出諸懷中有同
密書此等情節極其陰秘且琉請以其疏及文集下
于廟堂詢問處置之道而今日昌集之劄如出一手

御　殿下毁板本而又請其朝士儒生之疏一切勿
捧以掩蔽聰明杜絶言路反球之不如也自古奸臣
柄國士林被禍者前後何限而若其專事欺蔽遏絶
章疏者雖冢貞之奸尚不如此而循欲厭然自掩其
符同之跡反斥球以惟思或慮　聖上之罪球則又
曰爲　聖上下誣者不可罪顯示崇奬寵意此又可
駭如呂集之言則子光亦當以爲　祖宗下誣而不
敢罪守呂集亦既不敢以宣擧直謂之誣毁則其無
誣　聖祖之事呂集亦知之而乃以球爲匕　聖祖
下誣不可罪云其言之矛盾綻露一至於此而末又

以偕妾之罪爲得免矛等語一筆句斷無少顧忌其潛形匿影陰助陽抑以成士林同渕之禍如見其肺肝也至於子光之事何可比擬於今日云者尤極可笑琡與子光不同者何事不可比擬者何故抉摘文字嫁禍於既骨之先賢小人情狀前後一轍而以今觀之琡誠有浮於子光而今昌集乃反力加分疏者豈有他哉將逞子光之凶謀故先爲此自辭之辭以鉗人口也其爲巧譎慘詐令人膽墜而氣短也噫金尚憲之所以愛重奬許於宣擧者何如而昌集之父故相臣壽恒之終身仰慕宣擧者亦何如也壽恒爲

宣擧祠院之長稱述宣擧道德之文曰云云見上儒疏其所以尊尚道德欽崇其節義者至矣及其甲子疏奏亦皆褒奬稱述而其子昌業敢參醜辱宣擧之疏則壽恒又貽書責之乙丑之劄又曰湖西儒生通文醜悖之說臣皆痛駭如尹宣擧之爲 累朝所禮遇士林所尊尚者豈後生末學所可侵侮者乎宜摘其人而罪之此亦深惡痛切之言也以此觀之壽恒之尊尚宣擧者終始不衰雖於論議乖張之後猶尚如此而昌集之斥宣擧一反其父之言以李弘濟疏中春秋大義萃于一門之語謂之寒心構成誣衊之罪案

則其父所謂身任大位家傳正學等語將置之何地耶其父以昌業之故參於攻宣擧疏爲非至於書責拾還而昌集則挺身誣辱無復餘地若使其父有知豈不寒心於冥冥中耶宣擧文集乃談道明義之具也板可毁而道不可毁 殿下歷觀前史寧有殄絶斯道而國不亡者乎臣等不覺仰天而痛哭也此下條論列懷川李世德原情大同事與刪

大司諫李世勉疏湖西舊伯初十月入啓縣道封疏

云云臣得見該曹關文臣前疏末端所論之事層節轉加至有板本毁去之命臣於是愕然傷痛不覺心

聽墜地也窃聞茲事處分乃因大臣劄論而大臣於
臣爲至親其言之得失臣不欲剌口條論惟是毀板
之命寔有不敢昧然奉行者不得不冒萬死仰陳焉
臣窃念文敬公尹宣擧道學節義絶類離羣自有萬
世之公議非一時威武之所能與奪唯其慷慨之忱
勗勉之義反復於章疏書牘之間者莫非至誠惻怛
之所流出而今被疵謗之數句語其文勢語脉皆有
下落非有一毫挨逼 聖祖近似於疏所論者茲
故前後 聖教既已洞暁無餘鑑别至明今茲毀板
此何擧措也昔在宋朝司馬光資治通鑑將致毀破

而以同刊神宗御製序文之故特命勿毀尹宣舉文
集中　聖祖聖考前後隆批一併載錄而自內封下
之教亦在其中則今此毀板之　命臣未知於敬謹
之義何如而亦不為宋朝之羞耶伏惟我　聖上睿
智出天歷覽古今熟閱事變人情物理何所不燭自
古聖王之世其有抉摘私家文字追疵既骨之賢人
至於毀其板刻如今日之事者乎往時弔義帝文則
似或可以捃摭而金宗直金馹孫以此得罪尚為千
古第一士禍況於此事今當　聖明之世若不少裁
難而率爾行之豈不大為　聖明之累而亦將何以

有辭於千載之下哉云云
答曰官以諫名而何爲言議之寥戾一至於此今茲
毀板之命處分得宜但當奉行何敢張皇辞說必欲
歸之於無一毫疵累耶誠可駭也本職許遞以臺啓剖出
初十日政院啓曰巡將監軍受 御牌例自敦化東
挾出去而爲疏儒作梗遮攔門限已迫不得出去云
敢稟 傳曰儒生自儒生巡將自巡將因疏儒遮攔
入定時始爲出去事極無據矣十一日府啓趙復 聖請
拿問巡將監軍 依啓蓋將藉此轉罪儒生 ○巡將監軍原情
云云判付内巡將監軍身佩御牌事體不輕元非

疏儒之所敢阻遏而終始遮攔更鼓將下始得出去
宗前古未有之変怪首倡儒生令攸司摘發從重科
罪◇遮攔御牌事門生疏頭趙泰徵囚禁府儒生疏
頭權𥙿衡因刑曹◇十六日刑判閔鎮遠疏言儒生
權𥙿衡就囚備儒生八人突入自言同囚彎坐不出
獄卒疲殘不能驅迫曳出臣又無驅出氣力況八人
中二人尹甯尹尚通有應避之嫌有難叅涉　答曰嚴飭
出送◇十八日府啓儒生排門突入嚴飭出送之下
屢日頑然不動特其衆多發怒於　君上處分作此
駭擧請首倡者遠地定配　依啓◇刑曹朴師洙永

川郡定配啓首倡儒生◇校理黃龜河疏言逮攔儒生摘
發科罪加以桎梏有損 聖朝寬大之體請寢査治
特施儒罰 不允◇二十四日閔鎭遠疏言權衙衡
捧招之際前日攔入儒生六人直入庭中對面叱罵
曰何以勒配朴師悌而不罪吾輩排立不出令隸卒
扶掖以出則蹴踏門板無不裂破舉止駭悖震怖云
云 答曰如此亂民不可以儒生待之並極邊定配
翌日閔鎭遠又疏言儒生尹蕃爲妻四寸定配所有
嫌云云 命次官舉行◇二十七日刑曹尹審義州
府李世庚鏡城府崔弘相昌城府鄭順一碧潼府李

夏蔭朔州府金光爵明川府遠配啓◇門生趙泰徵原情照律奪職放送◇同日司直李善溥上疏入啓◇備忘記向者大臣一劄畫出憂國論事之忱而司直李善溥托以辭職驟道封章侵攻大臣不遺餘力小無顧藉之意極可駭異罷職閑職當安宋正明上被誣之冤儒生邊遠疏畧言儒賢之過不納

司直李善溥疏畧

伏以臣於近日事竊不勝憂慨之忱須因乞免之章畧有所附陳噫司多般推托終至退却臣之前疏臚列大臣之失者非止一二而未蒙照察今不可以疏

中意復事瀆撓而臣之最痛惜者大臣之設為禁令遏絶言路也夫抉摘文字演出注脚諶陷既骨之賢欲置罔極之科者此何等奸慝而居 殿下輔弼之地非但極言嘗救乃反挺身替當外托鎭定之論內懷傾陷之意而慮人議已反生喋人口之計凡諸爭下之疏請以一切勿捧而十手所指無以自辯則繼之日無寧随即捧入操縱伸縮惟意所欲言議出納之地表裏相應必欲掩蔽 天聰壅害先賢而後已氣勢所壓黨論所汩靡然同歸於一塞世道至此無復可為者矣自有此事以來人言之稍遏於大臣者

則無論其疏之入不入譴罰隨至黜配相仍而輿情益激士氣愈盛必欲以死爭之而不知止令雖欲一一威制其言恐有甚於防川矣臣之前疏雖草草若其論斥大臣則亦不下於諸人而人皆獲戾臣尚苟免在臣廉義有不可晏然云云

同日忠清監司權階書目禮曹關據尹宣擧文集因大臣劄陳所付文字板本四立已爲毁去事

李光佐疏二十七日 左尹時

云云今玆因申球投疏相臣續陳至命毁棄先儒遺文板刻又命禁絕言疏者臣不敢知此何擧措也夫

先正之家積忤於時終娼同極之誣者原任大臣既
已畧陳矣先正之言分毫非出於援逼 聖祖者前
後諸臣又既縷縷卞矣而 殿下終不覺悟猶以申琉
爲不可罷相臣之言爲不可易毀板之舉爲不可止
此不惟 聖心一有所偏係未暇深究得失之所在
抑亦諸臣之言只能分析文字未嘗極論大体 肅
鑑所燭猶若以傅會之言謂有一分近似者故身臣
請畧去枝葉只論大体夫自古取私家文字拑摘成
案或以爲辱上躬或以爲誣 先王或毀其文或罷其
人者此何等事也今時議之最所悪聞而深抑者柳

子光事而臣愚則竊以爲不然夫弔義帝賦未知作者之旨果何居而其門生書諸史冊曰以寓忠憤使其言然則是乃以項籍事有所指斥擬議也律之以今日之義理則作者之罪誠湛滅而有餘矣然其註釋而訐告者爲子光所勘斷而誅討者爲士禍莫若有指斥者循尚如此況今此事專出搆捏初無可以比論於當時事者守相臣以球疏非謂嫁禍毆之惡逆請以極律者非嫁禍而何哉罪此一球則禍根絕矣有何叅配請傅之可論而乃以不成說之言至請毀板自不覺其爲所駕而隨之也其言是則一人非

少其言而非則萬人非多自古以同極之言羣起而
咻之者何限而今以淺論旁出引以為重有若出於
公議者然不亦左守局詐相臣初亦豈必有是心哉
呂因其欲貰罪於疏解嘲於持此論者乃為半上落
下之論而儒章继發攻斥甚嚴則於是守求所以伸
其說而既其身剔抉愈密分解愈苛而不知其身名
之愈敗不可復收拾其所轉輾狼狽臣誠為之隱然
也　殿下則方且為說所誘毀板而罪儒惟所請而
莫遣忠言正諫一例嚴斥末流之禍將不知止洎於
何所相臣之滄浪固其自取而　殿下獨奈何為一

相臣自同歸於古昔衰亂之世甘受萬〻世譏議也
歟若以其籍重　先朝故一分疑惑以為所重有在
處分不可不如是則寔是千慮之失也　殿下聖學
高出百王睿識明照萬理曷不以大件洞觀而乃為
此憑藉之說所纏繞也彼搆討業起士禍而曰此辱
上躬也誣先王也者何嘗不因其近似極言粧撰歟
乃以此謂所重有在使其言而得行者其主果為何
如主其世果為何如世也　殿下苟於此而求之必
不待臣言之畢而自可洞然回悟矣況此疏章句捧
之請是何言也遏絕言路人主猶不敢為況於相臣

乎而豈不足爲寒心耶噫天下事度無窮義理亦無窮要非倉卒之所盡燭嚴威之所硬定也平心而嘿察援古而符驗反復思量焉然後至理之所存方可曉然昭晰矣臣之此言誠多激觸處不概於 聖心而誠以言不切則理不明故敢畢其愚

答曰茲事關係至重則何敢以毀板之擧比論於衰亂之世耶況大臣明義理之劄有何可怒而張皇侵斥至於此哉今茲申疏之跳元非鑿空架虛而旣已上聞則不可以私家文字而置之與則事理甚明矣

云云尹宣擧文集其日記書牘中剏錄數條語則士
林之傳說者甚多草野狂章之論日以益激而老成
忠厚之意必欲其掩覆不發不幸申球之疏出而直
斥以誣毁　聖祖者出其本情之外則其言不止爲
一世蓄寃於是乎爲宣擧左袒之輩視爲奇貨謀爲
以籍球挑釁乃敢借游辭於宰臣之疏假毒手於投
合之類欲以虛張氣勢威喝一邊是其意以爲必如
是然後衆口可鉗　天聽可眩宣擧之疵釁可掩也
一代之善類可陷也設計用意吁亦巧且憯矣大臣
之意爲是之慮一剏論卞辭理明快於球則目以怪

鬼於宣舉則律以謬妄蓋於集中之語雖斥其非君
其本情之無他則未嘗不明之疏率之跡雖不可罪
而若其語意之不美則未嘗不斥之裁量參酌只以
竣板為請則此不過遏絕層激之論鎮定紛鬧之端
未知何語有所彷彿於構禍而一則曰士禍二則曰
士禍前唱後應迭毀交攻若士禍將作者然豈非可
駭之甚者乎寔倡為士禍之說者蓋備於嚴慶遂壇
此而起者傳相蹈襲和而唱之同然一辭姑置本事
是非務以危迫之言籠罩說去今日之所以处宣舉
者既已曲加推原未嘗追加罪罰若使宣舉有知亦

必愧服而無辭矣嗚呼今球疏之抉摘文字求罪太甚者其心所在人孰不知而既已推上事端叢露則是非所関非但容已而層生之論若彼其危險如使球說得行而 朝家所以爲宜擧者其果用詆毀之律則彼輩之彿呼伸卞容或可也顧今 處分得罪有原無讁則彼所云禍之一字果何據也云云

答曰前等居論思之地旣然於時象之日蓋不使有此劄論而節節副破語極明白嘉歎不已

工曹參判李台佐疏十月初四日

何物申球一微奸疏之後五六十年君臣上下所共

尊敬之賢儒一朝為謬人板本已命毀去前頭之禍
又不知所止洎此誠斯文之厄會世道之大變也琉
疏始發之時雖其私黨相顧惝慌猶不敢公肆救觧
大臣之劄一出而琉言乃立琉勢乃張踵上之章一
節轉深文致詬顛論斷無餘卒置先正尹宣擧於誣
毀之科噫大臣豈不知琉疏之為毒正禍人之計而
忍為此擧也直是有蔽而然耳大凡看文之道人見
皆同大臣之言亦不忍以宣擧謂有誣毀之事則球
疏辨誣之說自歸虛同而誣人逆律之罪不容不加
矣今乃不然於琉則不可曰非謂十分得當視琉槩

禍之説有若失於分數而已者只論宣擧則不惟深
文苛摘發殊疏所未發間又衍出別意或謂之外爲
懺悔內崮文歸或謂之喜聞鎬言疑〻然入其說此
不待殊疏而宣擧之罪案根於是矣其所謂不罪其
人之意果安在哉凡今大小臣僚交口力爭至於元
老大臣亦相繼匡救者誠以事關世變過歸　君上
故耳此豈出於護黨之私哉竊覘今日擧措其以爲
調停者適以激成既乃一筆句斷從請處分終又痛
塞言路毋敢有議用其偏私之見導成　君父之
過擧末流之弊將必至於禍朝廷而亡國家臣不勝

痛恨也至儒生之疏又下新令直推之於闕門之外
此案三百年所無也且令儒生遮攔巡監之事或與
因此爲上聞之階者其詐誠妄而其情亦憾矣疏頭
既因而又非必首倡則同事諸生之爭入獄門竊附
古人自繫詔獄之規者亦出於引義同罪之意此又
豈朝家寵褒重勸之事耶且儒可殺不可辱聖訓
炳然而乃以疲殘獄卒不能敺迫曳出等語至登章
奏之間其凌藉賤汚無異儓伍惜乎重臣何其言之
不韙也云云
荅曰一自毁板命下之後凡右尹宜舉者不念関係

之至重徒知營救紛然投疏言念世道已不勝憂慨
矣今又張皇辞說醜詆大臣不遺餘力且禍朝廷三
守與近來所謂大禍同一圈套而專出於構陷善類
之計事之駭惋孰甚於此疏中侵斥刑判至深而儒
生則極意獎詡有若直節之士者尤可駭也
十二日連山儒生金壽澤上疏 答曰下槩明白予
洞知其誣矣◇疏儒權彌衡原情後甲山府定配

幼學金壽澤疏

伏以臣曾祖文貞公臣益熙與先正臣宋時烈爲道
義之交而臣祖前都正臣萬增自少師事時烈矣臣

祖年今八十二歲屏居鄉廬得聞崔錫文吳命尹等
投疏搆誣先正歸之於造言之科云云（代祖疏）臣按錫
文等之疏有曰創爲忍人之說以臣師之毋明白洵
節歸之於宣擧之遁殺自謂聞之金益熙益熙之於
宣擧相知最深至登剡章豈有心知其忍人而薦之
君父者哉臣師以此痛迫問於時烈則初答以金尚
書不但曰忍人而已其後往復語竆則乃曰問諸水
濱益熙之甥姪李選至貽書時烈言其舅之初無是
言則其謂出於益熙者案涉虛慌云云噫嘻丁丑之
亂臣曾祖自南漢聞臣高祖母徐氏旦訃奔赴于江

都朗氏其時避亂人事跡曰所聞而稔知與其目覩如宣舉使其妻先死而身苟活者即其一事夫爲婦人臨亂而不愛其生從其夫之所導其節亦可尚然其妻之死由於己而已不同死人理之所不可忍而宣舉乃忍之故臣曾祖曰以忍人而其斥之之辭亦或有加於此者臣祖之親聞於臣曾祖者如此而時烈之於臣曾祖相親旣有所聞而因拯之迫問擾宗而荅之者无非所以誣毁宣舉而其於拯之毋徇節豈或有傷哉拯以墓文之不足以絶時烈又欲尋事生釁舉斯言而迫問遂致有斯荅而又舉臣曾祖舊

薦宣舉之事以脅持時烈故時烈又應之曰某之前
後異觀則非吾所敢知問諸水濱可也豈亦非復吳
下阿蒙之意耶云蓋宣舉之於江都事後亦自慚憤
務爲洗身向善之計依歸於臣從高祖文敬公集之
門下臣從高祖見其不娶不仕讀書講學君子不追人
之旣往又可歎以方遂心獎許臣從高祖旣如此亡
臣曾祖所以當朝廷　士之時以登鄭而前斥後襲
各有其義則且時烈之引喻呂蒙事而又用水濱之
古語以爲宜問於臣家此豈語寃哉故參判臣李選
固臣曾祖之甥而選本與臣曾祖離多會少臣曾祖

之有此言遂未得參聞既無足怪而借使遂欲知其
事則何不以問於臣祖而獨貽書於時烈耶設有貽
書之事臣曾祖之爲此言則臣祖宗親聞之錫文等
之藉口於遂何足爲初無此言之證也抑宣擧之爲
忍人有不待臣曾祖之言者宜擧初辭官僚之疏只
擧與友約死之事故臣從高祖書責宣擧曰江都事
若元不擧論則已若擧而論之則必須擧宗明言可
也人之詆毁左右者非謂不與諸人偕死也只謂導
妻子先死而身則苟活也今若只擧上句爲言則人
皆以爲權衆前說不可不愼云夫所謂導妻死而身

苟活者即所以爲忍人也臣從高祖之責宣舉以首
宗引罪者如此臣曾祖之有此云云又何疑乎況臣
從高祖此書宣舉旹手自謄送本家載於集中而刊
行拯既不敢以尊妻死爲不然而徒於忍人之說迫
問之脅持之其意殆不在於諱親而在於誣師今錫
文等又直誣先正以造言逞憾自古小人之譸構君
子何限而豈有如錫文等情狀者哉至於命尹等之
構誣先正有曰其答李喜朝問又托以故判書金益
熙之說而美村從衆而跪云云（此說已見宋李問答辨語末詳）設令
當時真有此事益熙在世時前後五六十年間他人

都未有知而今益應身歿之後忽發於時烈之口云
云噫此事固與所謂忍人之說同矣況其屈膝之宗
又有不待傳言而無可疑者宣舉辭辨有曰爲奴苟
免又答時烈書曰被執偷生宣舉之所不能自諱也
使宣舉辨死於被執之初則已今既偷生至於變名
爲奴又自受虜標以出虜陣豈有爲此而不跪者乎
當亂辱身之人何限而莫如宣舉之慘傳者之謂以
從衆而跪亦可謂辱於宣舉矣命尹等以事在久遠
敢欲眩惑 天聽謂臣曾祖在世時他人都未有知
噫臣曾祖既聞其時事狀以言於時烈則其又以言

於他人與否非所可論且宣舉屈膝既非暗昧之事
雖他人亦豈無聞之於經亂之初者哉命尹等又以
臣曾祖之薦宣舉爲口宗夫宣舉之累莫大於尊妻
死而身苟活既苟活則跪固勢也慚憤向善之後見
謂以非復阿蒙又何足疑哉云云
續辨錄嗚呼金壽澤何足責也其時彼中議論以
爲此邊之深所懷川者乃木川說忍人說也必須
得許璜人及滄洲子孫陳疏立證乃可以下解揑
虛之跡也艱辛募得許璜姓名使其子許硎上疏
見却而其所謂與尹宋同見過去通文云者與宋

聞於懷川稿中者已相左壽澤又代祖八十之祖忍以滄洲所不道者假歸作謚於幽明之間噫亦傷矣如李進之書吳疏固錯引矣壽澤誠以子孫作疏則當詳擧辭事所及孝宗爲言以爲李進書非忍人說也乃厲陣說云云可也今乃隨人錯說以爲李進雖多會小不聞忍人說並與貽書事而諱之全爽其實其疏之從間假名亦可驗也且李進書爭之事玄石書報此中以爲厲陣事與鄙聞有異何爲有此說也所謂鄙聞盖進曾聞江都說於其舅而無此等語故懷川之做言必不直之直

以有異二字立言懷川固虛揑故不得不遁屈答
謂當時只憑滄洲語若以来說愚亦何敢自是云
問答歷歷可考今壽澤不識頭尾指東謂西末又
以爲旣荷活則詭固勢也以資醜辱欲宗其祖之
言假如忍人屈膝之說真出於滄洲則是真不可
改之過也（懷川又造完南說如此）雖微官末職猶難輕議況
薦之以學行禮之以旌招滄洲完南宗爲之先後
爲者視以薄物細故許其改過則二公當爲何如
人也論以事理决無是矣且念 孝廟當日宗親
經歷則凡城中大小舉措靡不詳悉圖任一事果

如是說則瀋洲完南雖掩襲薦引　考廟豈肯以
屈膝之人置之旌招之列而　批旨至有憐爾志
嘉爾行敢介出俗之教哉此不待證援而自破矣
且壽澤以曾西書中被執偷生一語爲證尤可笑
其時事懷川亦謂虜不洗城欲生則生（見宋時墓文）則
被執二字非如鍾儀之南冠特城陷媾和之後滿
城人民便同被執故以此作爲話頭爲自引之辭
而已及到廿六日虜兵驅出後方爲被執此姜李
諸公之辭命於是日而廿三日曾西已從珍原矣
今壽澤輩豪然於故牘甘心爲懷川之忠臣不顧

作澹洲之孝子噗之者其亦不仁甚矣且慄川誠
聞澹洲說如此則所謂一星砥柱潔身不汚者畢
何爲而發也此膝一屈又何身之可潔守以其說
破其說醜誣尤自明矣（近聞春澤自京製疏發使之壽澤果不足責之也）
◇所謂愼齋書語云〻蓋癸巳辭疏則愼齋欲命
只循例稱而魯書必欲江都事自引疏本初以妻
決子棄爲私事而不及之故愼齋前書使並舉以
明亂初浮言未及傳而魯書旋又添入疏中以稟
則愼齋後書以爲彼此一般可慰（見愼齋集）今壽澤引
其前書以首宗引罪爲言欲以宗忍人之說令考

矣已既有何首宗忍人之語而慎齋詛之以彼此
一般耶不過提起妻死不死之答而已今乃以慎
齋之書同係於懷川忍入之說是亦誣慎齋也可
勝痛哉所謂變名云云一段此又懷川之做出也
其說謂曾西從珍原時改名宣卜出於文狀云云
時當搶攘設有文狀何必歷數奴從名字且兵燹
中雖重大文狀皆歸散佚此狀有何關緊藏在何
司必於斯文分裂後丁卯之間哉況珍原不過奉
孝廟之札非如他使臣之行未知誰爲文狀呈于
何司歟珍原既不達還入 孝廟行中則所謂文

狀已焉不呈之休紙果付何司孰見而孰傳之歟五六十年之間了無所聞而始出於懷川之口者又何歟與木川說忍人說之類相似可謂愈出愈奇矣（李世德原情辨破 壽渰疏事尤明白）

十月十四日掌令趙榮福疏請禁斷尹宣擧先正之稱 荅曰自今申飭無得復書先正於奏御文字焉

△同日大司憲鄭澔疏畧曰 聖上若欲明正一國之是非以定一時之紛鬧則招致前後救宣擧之徒於政院拈出宣擧文集中誣 聖祖數三條下問曰杜擧之擧觶罰晉后者以其有鍾鼓之失 聖祖江

都之事有何可措之失而渠敢以同難中人目之自
比以杜擧守句賤復讐之事朱子亦取其嘗胆之議
不稱其詐而直擧何以謂之詐也　聖祖日暮途遠
之批無非出於至誠尊周之義則何以謂之徒煩章
奏也　聖祖臨御以後有何一毫暇樂怠傲之事如
孟子之戒者守使之一二條陳渠等若不能逐條分
疏引自解釋則　聖祖所被之誣可以自然照晰宣
擧誣悖之罪自難逭於天日之下而參酌定律亦無
難事矣
答曰今日事是非已定堅守不撓則不待詰問而護

黨之論自可熄矣

續下錄按澔疏四條自謂酷吏勘案至請詰問言者還可一笑夫杜擧云云不過取晉侯無忘警戒之意以寓無忘江都之箴而已此不假遠引也懷川收議中檀弓先子游裘之說豈有 仁廟有捨長立幼之失也與金相書疇子家駒之說豈以顯廟有昭公之失也亦不過取譬於譏禮諷君之義而已南人以此罪懷川而渠輩亦嘗訟寃今乃反用其餘智其亦不忍甚矣句賤之詐已有程子之訓見全書 而朱子之取嘗胆亦非以句賤為不詐也

只取其復讐之心故夫差雖不能殺句踐而前輩
亦取其卧薪每並稱薪胆故事於復讐之論夫豈
以取其薪胆而並取其人也太王居事西戎而文
王行仁政昆夷外服則法文王之政講春秋之策
誠爲復讐攘夷之苐一義理句踐之詐明春秋
之義者又何爲思聞大義也噫日暮途遠之　批
當時志士孰不感泣而懷川之所以奉承者不過
名目虚聲未有以大副上下之望則是使　至尊
血心之教徒歸章奏之煩故上文治兵変奬之論
蓋泡懷川之宗傚而已至若般樂怠傲之云朱子

猶以晏安酖毒爲戒於鉄杖木馬之主而當時懷
川亦憂〻聖主之玩細娛忽大計至以宮中婢主
戲娛酒餅爲諫者殆切於般樂之泛論此固人臣
深愛過憂若把作誣君之案則古今忠臣直士免
者幾希凡湝之所論說皆出傳法故特以懷川放
事破其說焉
丁酉正月二十七日館儒金致垕等疏請禁尹拯先
正稱禰事 答曰封事縷〻亶出扶正斥邪而拔本
塞原辭嚴理明嘉歎不已予於先正不可盡篤尊敬
之誠哉所謂借稱自今痛禁使是非益明焉

館儒金致垕等疏

竊惟先正臣宋時烈行朱子之道秉春秋之義出處始終粹然一出於義理之正可以百世而不惑矣一自禍起門墻変怪層生義理之晦塞異言之喧豗至今日極矣乃者 殿下下覽尹拯辛酉擬書而下教曰書辭果多操切不可歸之於全然無過之地結又洞下墓文辭語之元無辱及於尹宣擧周禮文字之終不襯合於近日則尹拯背師之罪終莫逃於淵鑑之下矣 殿下所以處拯者尚在有過無過之間終無深惡痛斥之擧云云臣等請因 殿下開悟之端

而先論尹拯搆誣賢師之狀夫師之有過義當無隱可諫而不可犯也犯猶不可況可聲罪而斥之乎若尹拯書中所臚列者同非古巨奸大慝至無狀之行內而氣質學問外而文章事功無不歸之於伯與利之科噫時烈之醇學盛德自可以師表百世則豈尹拯之口舌所玷污者哉使尹拯果致疑於本源心術則在門下四十年所講者何事而乃於箋簡之中列數過惡句斷平生無異法吏之深文如是而自謂公心論學人孰信之藉令時烈真有此罪過在他人言之猶可以尹拯平日父事者其忍爲此耶其徒輒以

比之於諍子忠臣子之於父臣之於君諍與諫則固有之何嘗有惡言相加如尹拯之待師者哉其亦傷倫敗義之甚矣當尼黨之搆陷時烈也凡所勒成罪案宜無所不用其力而都不出尹拯書中意脉絡畋趣無不沕然相合而至於訾毀大義則尼黨之所不能而拯乃忍爲之然則拯書雖出於今春而其言則固已假手而見售矣噫師生相絕古所未有謂拯無故背絕則若不近於常情故論者輒以墓文籍口有若父師間大難處而迫不得已者然 殿下亦未免入其說而曾有輕重之教矣逮夫墓文入轍而

元無詆辱之語則十數年所藉口而爲說者全無着落故不得已変而爲本源之說有若極見其不是处絶之其所取證即在擬書擬書出而便欲與其宿憾而啼之前後所執都歸大脫空矣蓋墓文固無所詆辱而在極心則爲不滿蓄憾在中以待釁隙之日久矣及其世道屢変禍機將迫則陰決自貳之計外存禮貌内實陷害遂至潛詆於與先正臣朴世采書矣事乃敗露則始敢直加指斥於與師絶復之際有若臨壁挑戰猶恐敵國之不怒必欲生釁告絶而後已既絶之後又謂有口實之慚譬其師於桀紂率又詐

其受業卷數之多少亦之以背亦無害之意此皆自
有先師以來所未聞之大変也極之操心積慮顧非
一朝一夕之故而必多附麗自多氣勢鴟張力足以
分門相抗而後乃敢操戈而攻之此何異率子弟叛
父母郎至於擬書之作意欲自托於獻忠納規之義
掩其潛搆暗訕之跡要令追出於時務事変之後以
以陰乱羣聽之資其為計叵亦巧且勞矣一自是書
之出而極之手脚畢露一種陰邪之輩猶執既窮之
辞冀有更售之日紛然援匭徒以醜詆先正爲事其
於前後儒疏數千萬言終不能就其中下一事雖具

命尹之疏所謂病敗癰疣矣朝權而病國家者無非
傳襲極之緒餘而卒自陷於己巳竟黨之逐轍其所
斷〻不捨者只是禮說事木川事與忍人水濱等語
而已禮說事則業已痛斥於李箸定之疏無足更辨
又況許積生存而木川之事言根明白金壽澤陳疏
而忍人水濱之說自有啟宿揑造之狀他可推知疑
見下原情 蓋又極之徒其說凡幾變矣始藉重於輕重之
教終則創本源心術之論又或掇拾已絶後數年間
語言文字以爲師生當絶之證敗東鶩西捉衿見肘
顧何足與較曲直爭是非哉頃日相臣之劄有云使

疏書早出則所以責拯者豈止於如彼 聖批既許
以明夬矣何不處分而過於寬恕也拯之誣毀其師
此一書足矣又因禮說事輯成語錄搆出增衍罔非
無根之說反復論斷直驅先正於陷人之科此猶不
足使其弟推作懷駋本末一通其所逞毒於先正者
尤不忍言其書有曰雖非南人懷足以質成嘗日之
事其得罪而死在自家宗大幸又曰懷與呂事行畧同而尤卒相類又曰視鐫抑又甚焉嗚呼其所謂
嘗日之事即指已巳羣凶廢母之悉也其所謂凶死相類即以楚山後令一視於賊鐫之伏法也拯雖無
狀其何忍為此言耶先正之遭值世變莫全性命者雖平日
不悦於先正者亦莫不齎咨歎惜況拯以四十年父

事之人獨無盡然傷痛之懷而乃謂之其死大幸至
以視鑴又甚爲言其言之亟慘如此設使拯父師之
間真有不可兩全之勢唯當直陳衷臆明白自處終
至於不得不絶則又當眷顧其平昔之恩義受惡於
百世之公法深引己過不出惡聲與有以少贖亂倫
之罪而仁人君子亦或有一分務恕之道矣慮不及
此而惟恐先正一言之或脫於大過初則揑合小人
之目終乃直賍於悖逆之科嗚呼是可忍也孰不可
忍也臣等未知當拯之詆筆成書能無怵然於其心
耶噫先正受誣於拯者雖難屡舉而獨其擬書中所

謂朱子之道若不相似春秋之義了無宗事云者尤
有以啓斯文世道之禍而極之背師未必不根柢於
此事則臣等請遡源論之時烈於朱子之書敬之如
神明信之如父母以至一動一靜無一不本於朱子
法文卒以身殉道而不知悔惟其如是故當賊鑴之
設注中庸也時烈斥之以斯文亂賊獨拯之父宣擧
力加庇護至謂之高明之過至鑴猖獗而宣擧猶不
肯絶綢繆之跡可見於鑴之祭文則時烈所謂爲鑴
毒所中者眞是宗祭語也其背朱子黨賊鑴宗是家
庭傳授心法使拯謂時烈相似於朱子則何以爲時

烈也若夫春秋大義即時烈一生所揹負者雖天不祚宋弓劍遽遺鐵杖木馬流恨千古而獨對說話猶可以想見密勿之訏謨風聲義烈永有辭於天下後世斯豈非卓然可見之實而獨何心乃敢肆然訾毀之至此耶此亦有由然矣蓋宣擧少日慷慨亦嘗以大義自許而及至江都之變與友約死而不死與妻約死而不死以至改名爲奴降虜苟免立身一敗爲世僇人後雖追隨於師友之間幸而得補過之名而自知身負重累終難容於大義是以惡大義掩已累之意橫着肚裏觸處呈露死罪之稱初則專爲苟活

而轉作違命之罪虛辯之戒似若勉以宗功而宗由
攸克之心敢以不死之義自歸於滔海之高節若以
其身勗勉君上者然如鋟板中文字雖非故爲誣毀
而以 聖祖當日之處變隱然譬擬於至褻至累之
身要使後人不敢議其疵累其亦僭妄無嚴之甚矣
宣擧設心造意本自如此故拯之所紹述而經營者
專欲盖其父偷生之愆至謂元無可死之義必置盡
善無過之地而於時烈則公肆詆誣猶恐不力盖其
心以爲世間無此大義而後已雖偷生可謂十分道
理此於時烈毫無所傷而宣擧之失身蔑義費辭飾

非之宗因此而彰著無餘此豈拯所自爲者哉殆天
誘其衷矣臣等尤有所痛慨於中者向來拯死之初
所謂祭文推之以婺鄉正學此殆類於侏儒之戲而
至於大節斯存之云萬〻不似雖三尺童子亦可知
其可笑而右拯者從而和之遂以春秋大義歸之於
尹家父子而指時烈爲鶩外空言噫夫所謂春秋之
義即尊周攘夷使人得免於披髮左衽之域是已今
乃當患難倉卒之會冒恥偷生而曰此春秋之義也
値冠屨倒置之日閉門不抗而曰此春秋之義也古
今天下安有如許道理況立身本末畢露無餘而以

鄉原之行睹流俗之譽自若醇真心則陰容外挾氣
勢中藏機括費力於禍福趨避之際緘口於彝倫斁
絶之日其與一番匪黨反親作疎血脉相貫源流蔑
而悖義之罪益著擬書出而誣師之跡愈彰以一身
背其兩師凡所以傷風敗敎者無不身先焉之使世
道人心壞敗至此者寔極之罪也極之起廢寔在已
巳之初此是以令極愧死而因仍推排坐致三事及
其死而猥加以先正之稱夫先正之稱何等尊重而
如極者猶且濫冒之向使疊巳不言則巳旣言則何
以獨禁宣擧之先正而不及於極乎此士類之扼腕

而不平者也伏乞　聖明明先正受誣之冤極禁揔
先正之僭稱明大義於寢晦尊師道於既滅云云

趙泰億疏 正月礼曹叅叙時

今日朝廷之大是非無過於申球事而彼此所爭諸
臣章奏已盡之矣云云尼懷兩家之不得保其情好
特是兩家之不幸此事本不關涉於朝廷而推以上
之轉轢層激日甚一日朝廷事体惟嘗戢燎止瀾全
務鎮靖之不暇而扶抑太偏処置乖方終至於如球
妖惡之疏出而搜抉久遠文字至以誣毁　聖祖為
言惟其事出至冤是以人皆痛恨舉朝盡言多士忘

生而畢竟竄逐聯翩言路杜絕人情抑塞壹而愈激此豈和平之福鎮安之道耶 聖上前後處分順異時人意氣益無顧忌火色愈熾賊機轉急至於金致宦之蹤而無餘地矣其所醜正罔有紀極言之憯毒噫亦甚矣若其所謂使其弟云云之說其書有無姑未之聞其言虛實又未可知設令其弟真有此書此於其兄宜不相關而着一使者必欲歸罪抑何心哉大抵前後殺人之字其計必售故一事才了又差一事計而後計嫁禍無已此在時人誠為得計而此路一開後弊無窮時議之如此固無足恠獨惜夫我

殿下平昔尊信之誠如何而一朝舉措至此一任敵
誣之詐行不惟不痛斥之乃反奬與之不已不惟其
言是從近日　處分常過於時人意望之外此於儒
賢道德有何加損而其有傷於聖謨之明尊賢之誠
則大矣噫嘻　殿下何爲而至此耶先正之稱非如
朝家爵名可以與奪道之所存名自隨焉　殿下於
儒賢之没也不待臣僚之言而先稱以此二字而乃
於今日謂之僭稱而痛禁焉則臣未敢知　殿下擧
措何如耶向日大臣之劄謂如是處分之後可以鎭
定更無他事今日此事又何爲而出耶臣恐若是不

己前頭士林之禍朝廷之鬧又不知至於何境 殿
下何不長慮却顧深惟世道之憂務爲鎭定之策而
致有日後無窮之悔耶偏方人才本來眇然因一申
球之疏以言獲罪半國皆空大臣徐宗泰趙相愚忠
言極諫未蒙採納前判書李善溥前判書李東馣極
言彈論被罪乃已如吳命峻金演李台佐李光佐李
世勉李正臣呂必禧之越職論事無非出於憂愛迬
杌之忱比比進言之人多是眷毗之臣率皆自好之
士豈可忘君護黨故爲觸犯者哉誠以 君上之過
擧斯文之厄會不得不言而不少恕察一切譴責似

此爻象非國家之利益也嚴慶遂之疏　殿下初既
奬之而臺章迭發削其已登之瀛錄此後朝家過擧雖
有大於此者雖背晝之至若被罪諸生罪名雖異一
時竄配至於十八之多居然成一黨籍國家此擧終
有乖於培養士氣之道云云
二月備忘忌處分大定其在明好惡之道決不可只
禁先正僭稱還寢贈謚建院之命而自今勿復稱尹
拯以儒賢◇三月學儒沈鳳威等上疏請毁尹宣擧
書院　荅曰令該曹稟處
學儒沈鳳威等疏略

云云夫尹宣舉之見推於一世爲其能自悔也而其所自悔全出假飾則不過爲江都一俘虜也欲文己過借援至尊陰與匪人唱述㐫言則不過爲 聖祖之一誣臣也末稍自稱絶鑴者蓋欲免黨與之治而遠鑴採文而叙平生之歡綢繆之跡彰露無餘則不過爲賊鑴之一知己也且以先正臣李珥之學謂上達處八至比之於蘇學蘇即學禪者也其意與夫未緇髡之誣同一串而尹拯所謂眞有入山之失者始知有來歷矣此亦不過爲斯文之一罪人也若此則其可謂儒賢乎其可以當國家之祀典乎如此而猶

待之以儒賢享之以爼豆其爲士林之羞當如何而
凡宣擧節惠祀典一併削撤用示罷斥之意
五月三十日同副承旨金普澤上疏請追奪尹宣擧
尹拯官爵　荅曰近日事是非大明可以不惑於百
世而一種怪鬼之輩血戰公議甘心爲黨此無他処
分猶有不嚴故耳兩人官爵不可仍存欲下教於筵
中矣角疏適至正合予意并命追奪官爵
　承旨金普澤疏
惟我
　聖上崇儒重道明并日月大定斯文之是非
而猶有未盡洽然於公議與士論者尹宣擧身負難

洗之累自知不盡於世托跡諸賢之間外示自新之
意而其實無悔責之心乃於著述之文敢引 聖祖
而自況又藉重賊鑴之言此其意以為吾若有過則
聖祖亦有過至於杜撰云云之說自處其身於無過
之地肆然謂 聖祖有可罰之過其於詆毀孰大於
此而今不能嚴斥痛禁只令毀板而已則將何以慰
聖祖陟降之靈亦何以少洩一国臣庶之憤惋哉尹
拯之於先正臣宋時烈義雖師生恩實父子而其包
藏之心世無知者及其時事嬗變黨羽熾張可以分
立門户則遂決叛詆視先正甚於仇讐終為先正為

姦凶所構殺尹拯則奮騰士林之憤痛在尹拯不在姙凶今我 聖上處分赫然旣削儒賢之名則特一背師之罪人耳微官庶職尚不加其身況可尊之以台司之位乎臣愚謂兩人官爵決不可不追奪云云

六月判府事徐宗泰劄子畧曰故儒臣尹宣擧臣自少聽一世之論咸以爲賢人君子頃在其文集之毁板也臣劄稱其道學近來宣擧之罪轉成誣毁 聖祖被律至重臣之前日所稱道專昧罔上罪合誅竄云云○是時修撰沈獷再上疏申言追奪之宪不納(疏見佚)京儒進士趙銑等五百餘人上疏伸冤極言前

後事宗令條下明幾累萬餘言案呈政院還出給其
他京外儒生卞章一並退却門生前持平李世德上
疏辨誣甚晰又不捧累日来呈政院又 稟旨退
却彌竄路阻朝野憤冤時適有 王世子聽政之命
東宫再疏辭 批有曰近日之事是非明而處分正
事關斯文顧不重歟予特言之予志汝遵莫之或撓
李世德必欲於聽政擧行前一暴至冤乃擊鼓訟冤
下禁府
時士類中前卿議上搢紳疏以副司直李大成為疏
頭治疏未及上而 朝家有俯對之擧衆心洶洶諸

訟以國事爲重遂變計上朝廷連疏陳保護 東宮
之義斯文事遂止焉◇領府事尹趾完屛居安山所
親問曰斯文事變罔極即今士類只望相公一言而
無意乎趾完歎曰吾慕仰有素豈無此意然彼輩滿
朝意欲無不曲循 國家非久必有大事吾將死之
當先公後私不假及斯文事也未幾而對事果出趾
完持斧入城上疏保安 東宮
八月東宮聽政後李世德原情始入 世子下令曰
觀此供辭托以爲師伸辨醜辱先正恣意搆揑凶言
悖說無所不至誠不料人心之陷溺義理之晦塞至

此之極也至於專罪羣臣溫泉則逐年行幸等語乃
已巳凶黨戕賢毒正之手段而肆然掇拾尤極凶慘
兩大臣之倡扶正斥邪辭嚴義正而其所誣辱殆無
餘地亦甚駭惋噫 聖上昨年處分皎如日星是非
大明百世不惑斯文慶幸孰大於此况予再疏 批
旨中有曰予志汝遵莫之或撓大哉 聖言敢不服
膺此人負犯萬〻絕痛決不可勿施而止絕島遠竄
◇禁府李世德康津古今島定配啓（巳亥量移 庚子放還）
司果李世德原情
白等矣身自少出入於先師尹拯之門恩義之重無

間於父子近因戚畹小臣金善澤一疏有曰身先師
父子追奪官爵之 命夫追奪旣骨係是極律而朝
家公然施之於兩賢臣略無留難泉壤之下抱寃無
窮日月之明四照莫期玆敢不避嚴誅瀝盡肚血累
日號籲多被沮遏矣身勢窮理極計無所出竊自附
於陳東晹暄故事一撾登門之鼓以爲上徹之計云
云噫今日脅持拯而詆毁拯者一則曰辛酉擬書出
於墓文之不滿意驅之於挾私逞忿之科一則曰墓
文無辱而遽至相絶驅之於無端背師之科捏合始
末削去節級打成一片圖論去以濟其讒誣宜

殿下之賜聞而未及詳察也噫自有墓文擬書幷入
之 命抄出此二件斷以爲師生相絕之按將欲破
定是非然而墓文自一事也擬書自一事也相絕自
一事條件各異事蹟昭然一加按覈可以立下夫拯
之與時烈相絕實由於末梢書札僇辱其親則此何
干於墓文而言者乃置末梢之僇辱必稱墓文無辱
以證相絕之無義此誠可惡蓋時烈所撰墓文潛蓄
不平顯示殊外稍解文理者可以立見則拯之不慊
於意者誠人子之常情也然而豈以文不慊意遽至
相絕而若其所以致起於本源者則墓文一事固亦

其中之一端矣夫以平生知舊撰其隧文則其痛悼
痛惜之意必倍他人而宋時烈之於尹宣擧平昔之
許與身後之贊揚何如也及見宣擧狀文之讚述擬
書之劘切追加忮愊不平之言累形書牘而及其文
出則全沒宋狀頗與祭文中一星砥柱之語如出異
手其稍之言全然借重於文純公朴世采所著行狀
而乃曰狀德之文茫然不知所以措辭其銘曰允矣
玄石我述不作顯有不欲把手之色極惟其命意之
不誠以書質之曰平生朋舊不以一言半辭自見已
意而反述後學之語初若不相知者然云云盖拯之

所望不在於溢美勿論輕重只欲其自爲措辭而時烈答曰吾仰和叔如喬岳其言似若藉重於世采者而至其答世采也則曰山岳之說執事用於用處故愚亦襪借而用之云蓋世采所著行狀以岳〻山岳等語贊美宣擧故時烈潛懷不悅畢竟自露其嘲訕之跡也臣師自此不復更提此事丙辰棘中時烈先自許改而厥後只改數十字戊午春又令更送而亦只點化句字至復曰弱不敵强其所以操縱前却辭意乖戾寔非常情所及噫向使時烈眞有不滿於宣擧則當拯之托墓文也辭而不作可也直書已見以

示其意亦可也初既不辞而當之〻而矯偽不誠乃至於此為人子托以先貽何等重事而乃以山岳標用弱不敵強等語譏嘲蔑矣無所不至 殿下試思之是果近人情乎否乎極於此安得不起其用意之異常乎此非極之蔽於己私而然也凡有人心者其孰不覷破故朴世采抵時烈書所謂抑揚反復其說愈多而人心愈不服者以此也且向所謂不平之言累形書牘者亦有顛末蓋宣擧之於時烈自比於諸葛之州平元直一生規切之語勤〻懇〻亶出於一片赤心下文所謂先拜渡宗等語無不切中時烈之疵

病而若其己酉擬書則尤多觸犯其忌諱者而拯之特以示之於乞銘之時者蓋亦出於坦懷相信至誠相愛之意也時烈之所以蓄慍於生前之疵言逞憾於死後之遺札亦宜恒情之所可測哉蓋其書功中已病無可自解以此爭起無以取勝於是追提尹鑴事遂及江都事以爲齮齕宣擧之資以拯之不拒鑴奠執以爲言而抵書世采曰草廬言駋尹聞美村絶之之言大恚曰吾於江都事先已不屑而黽勉相從云云而於江都事四字旣書而還抹之而使之見此又時烈用意起釁處矣身請熟此一段以鑴事江都

事本末條下爲噫鑴早托儒名濫竊虛譽一時名流無不與之親好時烈初見鑴抵書於文正公宋浚吉曰吾輩學問眞可笑也當初稱譽鑴如此而至是已年間時烈與宣擧會于黃山始斥鑴以異端蓋以鑴之中庸分節不遵朱子章句故也宣擧曰此固鑴過越所致已容誨責導之以善君子愛人之道也又曰如陸象山然後方能與朱子角立鑴安能爲異端云云蓋時烈雖目鑴以異端而情好故不衰稱道固自如也其後四年丙申鑴爲諮議還納告身則時烈奬之曰今之伯夷也六年戊申時烈之掌銓也擢鑴爲

進善以超入資遠政例見適則時烈於榻前啓曰此等人當以格外用之仍請還授又明年己亥春鑴以山訟事辭職時烈以爲不可以訟者待徵士特請不査而直決宣擧以爲此大害事理以書規責時烈以此見之癸巳以後爲時烈之曲爲鑴地如此惡在其以異端斥絶矣及夫禮訟以後鑴以早立戴宗之說攻斥時烈時烈以爲將殺己始與鑴爲敵詈宣擧以已甚攻亂之意戒時烈毋使杜其自新之路又作書責鑴斥以失身譏以倚門鑴怒而不荅宣擧遂不復以友待鑴不與之往還者殆且十年矣及宣擧歿鑴

送子致身拯以爲先人於鑴友道雖絕而曾於喪故
不廢例問今以舊誼來吊固無不受之義遂不拒之
此於事理人情少無可異而時烈執作一話頭做出
彌縫之言以爲既絕復交之證其亦甚矣噫自禮訟
以來鑴之得罪時烈極矣時烈之所以攻斥鑴者不
遺餘力宣擧則斥之雖嚴不至如時烈之已甚者政
由此出於公心而彼由於私忿也後來時烈欲諱斥
鑴之由於禮訟乃舍禮訟而追罪其改註中庸有若
已之絕鑴在於禮訟以前改註以後者然直驅宣擧
於左袒異端之科乃曰鑴也嘗侮朱子則不待行凶

作惡而一毛一髮無非罪逆云噫陛擢扶奬待以徵
士既在於黃山酬酢累年之後則行覔行惡之前其
果視以毛髮罪逆耶其徒乃欲棄疾於宣擧至謂時
烈之擢鑴由於宣擧之力勸噫苟視以一毛一髮無
非罪逆則其可以儕友之勸而起擢扶奬以至於此
耶格外用之之情寔在於擬望後三日則此亦宣擧
之勸耶伯奕之褒直決之請亦誘之於宣擧之勸耶
非但此也時烈癸丑與世采書曰其人少時最與之
親及其吹索朱子淩駕東方諸先正之後漸疑其所
存而情義既深猶其相處於朋友之後及其喪禮以

後所論幾於上說故無事於絕而自絕云則此其宗
狀而絕鐫之在礼訟斯可知矣且宣舉之沒在於已
酉則未及見甲寅以後之鐫矣已亥以後之鐫有異
於甲寅以後之鐫則宣舉之於鐫幾不如時烈之已
甚何足為宣舉之累耶已亥以前則時烈之與鐫交
好與宣舉彼此何間而自謂已則忘身斥鐫而欲治
宣舉以春秋先治之律者其果成說乎豈追憾規箴
之札勒加黨惡之名已非恒情之所及而時烈亦自
知鐫事之不足累宣舉則欲以江都事為詬辱之資
輒又托之於鐫說挿入四字以為造謗之苗脉後來

俘虜忍人等說莫非從此揑出其所用意所亦陰矣

江都事顛末備在於向來故掌令羅良佐之流則

聖上或已洞燭矣夫江都一事之不足爲宣擧累者

非矣身之私言我　孝宗大王批旨有曰未聞陳練

致尹穀之死云云此蓋出於倚㑛當時事宗而儘是

聖人精義之教也非但　聖批如此一時諸賢多以引

咎爲大過如宋浚吉則抵書宣擧曰以此自廢深恐

所執太過至於時烈初祭宣擧之文亦明不死之義

而文山倉卒腦不闕年且在視志身不敢專又自叙

三學士傳而有曰江都則自仙源金相国以下十餘

人且如潔身不汚以守其志如尹公宣舉諸賢事雖不同而同歸於一致皆不遺也以此觀之時烈亦不以江都事爲宣舉之累可知矣同是一人也同是一事也而極言賛美於情義未替之前用意訾搆於擬書傳示之後前後言論判若二人而猶不敢無端自倡乃引鐫事而拖引之粧點一事做成兩訾所謂於江都事四字旣書還抹者以其實非鐫言故猶不敢肆然書之也抹之而使之見者必欲以此憑藉訾搆故猶不全沒之也世采亦以還抹可見之跡書報於極則蓋亦覷破其用意處也噫多論鐫事與江都事

初非惟泰傳説之言則所謂驪尹大恚之説自歸孟
浪拯兄弟問於惟泰則答曰曾所未聞又曰尤公之
欲攻尤也必托他人之言以攻之使人與人相捽而
從傍兩病之此尤公之勝算也君輩爲尤公所欺云
云 殿下試思之拯之以此一事致疑時烈者果出
於私意乎若以世采書報之事惟泰答言之意而觀
之則苟有公心者孰不以時烈心術爲可疑也哉不
獨此也厥後時烈言行施措之間率多使人窺見其
心術者而至於惟泰禮訟事而態益綻露盖惟泰嘗
以田畓據占事有所覲坊而時烈因此大恚遂成嫌

隙及至丙辰間拯往候時烈於長鬐棘中則時烈曰
草廬禮說見之否大抵頓變前說宋尚敏大駭而來
示之少輩則以為變說未免而吾則以為可發一笑
也仍令其子疇錫搜諸几案既而曰宋生還為持去
歸路可以覓見也拯還到懷德索見禮說則殊無變
說處拯抵書時烈以明禮說之無變戚已惟泰之譖
喧騰一世惟泰之侄子頼来見拯曰甲寅禮說會已
往復於宋相有所點改仍以其往復書示之拯不勝
訝惑復作書質疑則時烈答書畧曰聞此兒作說頓
異於前見既而李厦卿来說曾拜某丈於松京路上

則言論可異云雖不信聽不能無訝故於子仁枉顧
之日奉要覔見其新說矣及承回示則自信前日相
信之不謬也又曰甲寅秋往復之云誠有之間有以
鄙意添刪者其全篇自將無害云云盖其辭意泛然
看過則似若禮說變改之云得於傳聞未曾自睹而
牽不大段致疑者然而若以時烈當初宋來示之
說及搜諸凡案之事參互考之則其言之互相矛盾
自歸綻破之狀昭不可掩矣故拯又作書質之畧曰
禮說一款不欲更爲提起而中心所疑亦有不容不
稟者盖當初門下使疇賜搜出而不得則使覔見於

敀路者即宋尚敏所得之本也宋生所得之本即甲寅秋往復之本也此宋生之以為可駭而門下之以為可笑者也今此下書則以為甲寅往復誠有之其全篇自好無害云云若於當初宋生之駭而来呈也答之如此似無今日之鬧端矣既不說破往復之事又有一發可笑之評則少輩之紛紜固其所也然則今日為門下計者所當引咎自責以為少輩之紛紜皆我之過也躬厚薄人開釋彼此然後庶幾有保合之望云云則時烈無語可答但曰草廬事令又喻及如有實用工處則此等事儘悠悠耳蓋至此而時烈

之歎而惟秦造言蜚謗之跡畢露無餘而此亦極致
疑本源之一端耳朴世采甲子疏所謂因事叩質不
得開釋者指此等事也及至庚申以後出處云為胡
亂顛錯表裡勳戚把攬朝權平生講劘之友無一保
全向來尊仰之人太半乖離極所以憂歎痛惜於時
烈者轉加一節矣蓋時烈之始也自托大義動引朱
子方且高談闊步為一世衿紳所依靠言行之間病
痛雅種種而措且好名畏義周遮掩覆猶不至索性
為非雅以宣學之深於規警輒皆認以為氣質之病
矣及其老至耄及位盛權隆而血氣用事動作無忌

終至瘡疣百出病敗層生有不可勝藥者矣蓋觀人之道撞着己事則看得益親切閱盡晚節則本末左昭著拯之所以畢得時烈之心術者正在於此由是而溯而觀之其見於行己接物文辭事功之間許多病痛皆由於本源之差不可復諉於氣質之偏則真先儒所謂一誠不立萬事皆僞者也向來師友間機關權數等語益見其為不易之評而朱子所戒陳同甫一語恰然相類此非但時烈一身之病而已宲係世道興喪學術真僞之大関頭其所憂悶痛切百倍於己酉書箴砭之時故拯之心以為師者平生所尊

仰而依啟者今胡為而至此極也先人在世蓋以靜
友自處未嘗以聽納之不弘少替忠告之誠今吾之
所以看得者若是深切而一不明言顯諫以救其敗
自同於畏威承奉者流而是不但不忠於師門宗亦
有負於先志於是乎作為一書畢攄衷悃所謂辛酉
擬書是已其書即論學之書也剖根泝源真訂宗砭
一言一字無非時烈之藥石也蓋極難於敵以下未
嘗不以溫言和色加之而乃於師事之地唐突觸冒
無所忌諱者豈樂為哉誠以時烈病根已痼卒難拔
去護短成習未易回悟必須深中病痼明切的當然

後可以使時烈竦然驚動惕然警省病祛虛憍之習克收遷改之功矣若省得十分而說得七八分則是塞責而已夫豈誠心痛惜庶幾改之之意乎蓋此一著亶出於背城借一之計倘或因是而有所開悟則固大幸也或不幸而益見疑怒則亦將杜門自廢終身不見人面而死若外為尊崇內不信服有疑而不敢質有懷而不敢盡表裏矛盾心口不應則縱或苟且彌縫於一時而終為自欺欺人之故極之斷斷之心誠不忍為此而世之訾毁者乃或疑其出於挾憾此豈知極之本心者哉極之本心惟世柔知之故以

碑文擬書分作二件事甲子疏有曰以臣宿聞雖有墓文撰述之端固雖晏然者而然其實狀初不係於是極間嘗因事叩質未得其開釋遂成拆盡每欲作長書并欵平日為師之誠意云云視此則極之斷斷本心亦可明知矣或以謂弟子之師不宜規砭以於此訾極而矣身則以為乃其弟子故敢能争之耳在他人則只可略加規諷不入則斯已矣雖復東倒西匪干我甚事而孰宜若口書言哉若師者即一生之所依歸也學之粹駁心之公私宗係關師道之輕重褒之也至故言不得不切望之也深故意不得不盡

而觀者不暇詧其事之是非言之虛實徑自斷之曰此非規箴乃揉切　殿下從而教之曰果多揉切矣身未敢知其揉切果何事也師則無過而弟子敢訟之則其僭妄不特揉切而已若師有可規之過而曲避遠犯之誚自存形迹之嫌一任其所爲則禮經所謂無隱之道恐不當如是也嗚呼君父至尊親也剖心之諫不爲不忠履霜之懲不爲不孝則師生之分雖曰寧有不諫之理耶拯於書成之後約會世采於山寺聯枕三夜罄盡忠蘊拯有比于一言而死之言而世采引王蠋退耕之事而挽之曰自古忠言未入

事端易激末梢恐作朝廷之風波况遯處山林無異室中處子而一朝自我起事以致世道之紛鬧豈非不幸之甚乎拯於風波之說不能不動而適又有木川事添作疑阻之端故遂寢其書世采甲子疏所謂臣非不知其出於疑則當問之意而恐或夤緣觸激致傷大体相見時止之不啻再三者此也拯自寢書以後中心蘊結常懷耿耿適時烈外孫權以鑴來訪語及外祖晚節仍以拯之無所規諫見責拯以爲以鑴即非外人且言端既發不容含嘿遂言具書不敢送之意因拈出書中大意而言之以鑴以此傳達則

時烈大生恚恨遂謂拯與己相絕肆詆紛紜世采聞
而疑惑書問委折至於屢次然後始答之其畧曰正
月望間權生来訪拯言義利雙行王伯並用與大學
誠正之學不同吾欲一質所疑而情義既阻不敢有
言權生之達於函丈者即此言也云云其書遂為時
烈孫為世采婿者所竊去時烈之怒轉加一層而崔
愼之疏出矣大臣金壽恒閔鼎重之奏發矣彼皆以
拯之不即送其書而私與世采酬酢為話詆之資答
噫拯之於世采道義相許情志相適而世采亦嘗詳
知時烈之本末宗與拯同其憂慨則將進諫書先與

商確捨世采而誰也且其王伯義利之說既與以鋌
有所酬酢而轉聞於時烈則因世采之累叩畧報委
析事理誠然而猶不即對至累問始爲畧報其慎重
之過惻怛之至亦可見矣故世采甲子疏曰聞因人
先致大意臣又惜其太涉輕卒以書詳問當時辭意
則以其先致之說反復曉喻且量示处義之方本末
条理具有其由云云觀此則極之本意非出於陰陽
譏訕尤可明矣今若以擬書謂出於逞憾之意則何
不登時裁書於甲寅撰碑之日而挨過八年之久乎
若謂擬書便是告絕之端則何不趂即傳致於辛酉

作書之初耿耿屢年終不敢傳示郎論學之公心不平之私情固不可混看而特以擬書之出適在於墓文之後故乃欲借此私感一語盡掩其多少病敗其訐似巧而其訐誠拙矣噫師則有可砭之過而恐添末路之紛紜書既成而不能達弟子則有滋甚之惑而重緣私情之相阻口欲言而不敢悉吐吞不得抑盍轉甚古今師生之間固無如此之義則此所謂義之不得不異於前者亦自別是一事蓋木川之說倡說於嫖怒之餘而終露揑撰之迹忍人之說騰播於睽乖之際而益肆醜詆之語請詳其顛末焉蓋湖西

儒林爼豆宣擧八年之後時烈言於李翔曰木川通
文中有江都俘虜不合享祀之語使翔查罰之以其
為院長也蓋木川文中元無是語湖中人士了無傳
説而先發於時烈之口極意武時烈門下有造言者
徐然下詰之際要爲疵病之資方擬書問之際時烈
門下諸人已有質問而時烈左托右諉終無歸宿極
抵時烈書曰李翔奉稟則以是言爲出於柳壽芳本
人尹寀奉問則便以造言自當有書於此中則以爲
問於許墐則可知泰仲奉稟則以為問諸草廬云如
是則迷惑之心雖欲無疑何得也云云蓋宋初聞此

言於時烈在謫時及其辞說大播之後賈問言根於時烈則答曰吾於鄭載崇事得造言之謗令於尼山事又為造言之人云云噫向日蓍定之疏引許漢子磵之疏曰其父歷過尹宋家見尼山通文適到而諸邑中木川之下有俘虜八字云果如其疏則是固宋之所目睹而宋之反以此問於時烈而時烈引而自當者何也且時烈抵拯書曰前日所從聞之人憂恐彷徨則言根自有所歸故使即自當云若果真有所從聞之人則此不過既所見而傳說於時烈者也何憂恐彷徨之事亦豈有為其人而自當之理乎所謂

恭仲即時烈子也基恭與極言及此事曰渠從容奉覽則答曰聞諸草廬極即曰先人院享在甲寅冬而其後草廬與丞丈無相會之時恐君誤聞也基恭蓋已歸傳此言於時烈故時烈自知其言之歸於破綻答極書但曰來書使兒子讀之至聞諸草廬一款兒子大驚曰元無此事云云而向年尹世顯疏則復以爲時烈自京歸路逢李惟泰同宿而傳之云觀此則可知聞諸草廬之說果出時烈之口而父子大驚之說蓋見窮遁之甚也許碩世顯之疏但與時烈之言互相牴牾尤見傳法於時烈而失其妙旨矣其用意

捏撰久益綻露如此而至於忍人之說則其視木川說尤憯蓋時烈又言於人曰金尚書盖歷生時以尹宣擧為忍人云蓋其語意以尹拯之母李氏殉節謂非出於自決而以宣擧為殘忍薄行人也拯聞而痛心抵書時烈有所質問則時烈答曰金尚書不但曰忍人而已蓋傷其同氣不得從容就盡而謂出於先廷之倡之云云世安有以同氣之舍生取義為被迫於人而反咎人者此必無之理也拯又以書示之曰拯雖冥頑豈忍無故發此說哉年前已聞門下之有此說而近又聞令季及門下諸人到處騰口辭說同

極安得不一許於門下耶金丈曾於癸巳秋訪先人言及當時事為言先人引咎不仕之太過而哀其同氣之不幸其至情可見噫殺身成仁一家義烈炳炳則死者固無憾悔於冥冥而生者亦豈有尤人之意金丈於先人真有不但曰忍人之意則是憾之深也亦之甚也又安有手登蒼刻以欺吾君時加存訊以欺其心之理哉前日則只以門下輕易傳說為悶矣今此下教則便有曰其言而宗其事之意人子悶迫之至情於此更加一節矣到此地頭亦不得不沫血飲泣一暴窮天之冤嗚呼痛哉不肖於當時崖巳九矣

雖極迷昧無他省識而猶記先妣自決之時先人則
不在家中至今追思歷歷如昨人子見此而尚延喘
息於人世豈非命之至頑耶雖使金丈而在亦未必
以己目睹之事質傳聞之說况今金丈沒後幾年身
無端引播其說以為疵謗之口實不但為不肖之至
究極痛而已抑恐於門下盛德所損非細也云云時
烈又答曰金尚書之前後異觀非愚之所敢知問諸
水濱可也豈亦非復吳下阿蒙之意耶云云夫忍人
僇虜僇辱在極之心豈亦不痛刻痛迫而等彼猶誘
之於他人之語則固不至於因此告絕而及其不但

曰忍人間諸水滸之說出則噫嘻痛矣人之爲言胡
至此極之苦口籲寃一字一涕有足以感豚魚泣鬼
神者使時烈苟有一分惻隱之心則初雖不忍念憧
妄生疵毀及見此書之後所當怵然驚惕少戢其詬
辱之心而乃忍以無倫悖理之言益肆醜詈噫人皆
有父母是豈向人子所可發口者耶極所遭之痛迫
姑舍無論卽此一事而觀之可以知時烈之爲人矣
故世采抵書時烈曰一擧而傷人之兩尊殆無餘地
壞朋友平生之義傷孝子罔極之情此在門下非爲
盛德事世采之於時烈尊慕有素而猶此索言如此

則在極之處義惟有收淚而告絶矣及至丁卯時烈
又忍以先鑴伏法及邪説別執悖説肆然筆之於奏
御之文則誣辱之實　聖鑑亦且照察矣昨年造席
所教其父受辱其子豈可安而受之者誠不易之正
論也然則其所以相絶者其果由於墓文乎亦果出
於擬書乎怒其人而辱其父辱其父之不足又辱其
一節加於一節則到此而猶曰言出師毋門不敢棄
絶而自處於弟子之烈則天理蔑矣人倫傷矣噫吳
身今日所陳引據事案鑿鑿明白其自己酉擬書事
以下至世采甲子疏即時烈所以追憾於宣擧而極

耶以致疑於時烈之宗迹也自木川通文事以下至世采所謂儒人兩尊之書即時烈所以誣辱極之文母而極之不得不絶於時烈之顛末也矣身請就此兩款而參之以師生處變之義為　殿下反覆焉夫極之致疑於時烈之本源者具載於上而曲折昭著無一疑晦　殿下令若就此而虛心詳覧則無不以時烈本源謂無可疑也苟有可疑則不可以曰師曰第而仍不敢致疑也亦不可以碑文之小憾而遽不敢生疑也然則極之所以疑時烈者可謂在所當疑而疑之者也夫師生情義輕重儘有多少般殺固不

可以一槩論而設令極之於時烈當初尊仰信服無
少間然及其的見本源之不是則古人所謂傳道授
業解惑者已啟脫空不待末梢之僇辱而其為師生
也已不可輕論於父子之倫矣然而數十年從游情
義既深則雖不可處之以傳道授業之師亦不當容
易告絶此極所以甲子以前問候書信不至於絶而
猶以門下稱之者也暨于末梢僇辱而親無所不至
則並與數十年從游之誼而竆極無去處矣到此地
頭雖欲顧念旧誼苟全始終有不可得矣然則極之
絶時烈非極絶之也乃時烈自絶於極也故贈判書

朴泰輔抵拯書至曰鄭銅溪之於仁弘其情義之篤殆所謂非教不知之類而及見其躬爲奸賊乃挺身攻擊不少顧藉人莫有非之者以此知師弟之際果不可與君臣父子並論也竊謂執事所遭以義則但見其心術之慝以情則又有此父兄之辱内外皆離何得以婞然保其終始乎蓋其所論槩義參情譬曉的當其於拯之處義可謂發明無餘蘊矣第恨今日廷臣只知黨論不知大倫三綱五常直欲破壞幾何其不至於夷狄禽獸之域哉所貴乎師者以其能講劘義理以明彝倫而今之爲說者則曰毋去面父子

之倫以從其師弟之義其乖謬悖戾一何至此也極
之處義顛末旣已條列如右請就前後踈章中謬言
巧說得以惑亂　聖聰者焉　殿下畧卞之蓋當前
春　殿下方主父師輕重之義故李畬揣知無輕重
之說不能見售乃先爲婉辭而曰固當先父子而後
師生以傾　上旨繼又巧爲辭說深文巧搆以爲已
之意非謂父師無輕重而全以拯處義之不明爲咎
其言曰師生之絶古未曾有而雖或至於相絶是宜
沫血飲泣直布衷曲明白自處以終其義旣絶之後
更不以惡言相加噫本源之病旣著難掩而忠諫不

入情志先阻然猶至誠悱惻冀其悔改雖書不能達疑不能質而太息睠顧不能自已暨乎辱及兩親始乃有數書質問真是沫血飲泣直布衷曲之言及其終不悛改誣辱愈悖則自致於相絕而既絕之後擬書之藁終身不出口不道其人之長短則其所處義者至矣以此謂之背師是可忍也反覆窮思未見有毫髮可疑則未知禽之意指何事為不能明白以何言為惡言相加乎其劉又曰豈有一文字前後之間其人賢否判作天淵之理極之所見本自如此則既從父事者何心又欲得一言之重以為其親不朽之

之圖者何意不特禽之言若是搆揑之徒每曰四十年從游曾無一言違拂至文前後其人之賢否何遽頓變云誠極可笑宣舉在世時至誠責善於時烈無事不言無言不盡交道之不能保於身後者寔坐於此極於其時又何以疊床乎及至宣舉歿後極卒喪未幾而甲寅之禍作矣時烈南遷北謫處死無日舉其既往之事而規切之豈其時哉然極獻替之誠則固未嘗暫忘也已自書宣舉之所未送而極欲為之袖示者固出於望其遷改之至意廢后時烈雖在栫棘之中目前言行苟有差失則輒皆直質而無隱規

於禮說等事亦可見矣及子忠不見諒言不見採而
本源之疑於是乎滋甚遠庚申有入無復可論而擬
書遂作矣此皆鑿鑿有據四十年無違拂云者其果
成說乎已有書中所論列即一部辛有書之大槩宜
擧之言即極之言也極之持示既專出於怨其失而
墜其改則全文之前固未嘗以為粹然無瑕而特畋
之於氣質耳以其氣質之病徑絕師事之義果有此
理乎師道既未改而當初父執惟時烈巍然猶存則
不栝之托因人情之所當然也况心術之呈露在在
於晚節則前後之異現豈極之過乎今若登極以見

事不早則或可矣若以當初服事之故致詰於後來本源之疑則此誠童騃之見誠不滿一哂也且其所謂全文循其願則擬書必不作者真所謂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者也果如其說則請交之時惟當申意將順又何苦而袖進遺札以觸其所厭聞耶極之意在於體亡父之志盡忠告之義要以納之無過而已然則伊後擬書之作要不外於前日出示遺札之本意也雖使伊時全文之作極意贊揚其可認為私惠務相媚悅遂廢師生諫爭之義耶彼以淺知鑿見妄相忖度抑勒驅入於挾憾逞憤之科豈不痛哉其

劉又曰秖以論學專攻本源而曰論學者公心不平者私情徑未知數十年函席所講者何事曾不及此何乃於情義既乖之後始爲此言云云噫論學莫先於心術而極之致疑於時刻者正在於此則專論本源自不得不爾也特以俞則認爲氣質之病後乃見其心術之隱而其所見得適在於情義乖離之際故耳此何足費辭亦理也夫以其言之艱難捏合不成道理宜不足眩亂 天聽而特以其遣辭之際無甚醜辱似出於平說道理若無所用意搆陷眞所謂浸潤之說故雖以 殿下之明不免驟見而喜之遽下

明白之批遂使其徒接踵而起益無所忌憚豈不惜
哉至於金昌集前之疏始則全以父師無輕重爲說
自以爲踵述其父之遺意皷以無面入廟等說肆然
筆之於章疏及至臺臣引渠戊寅疏中所謂臣父豈
不知父師輕重之語以詰其反背父旨則自知理屈
追卞之疏掩諱其說欲自解脫乃曰如使擬書早出
臣父所以責極者豈止於如彼而已云隱然若渠之
所以深斥極在於旣見擬書之後故前後之言不得
不異者然噫當初所爭猶在於父師之輕重有無而
已則辛酉書之見不見本不關涉於斯矣況其前春

疏在於辛酉書未出之前何能逆料其辭意之深峻而先刱無輕重之說以自貳於其父哉昌集急於護黨而銳於毒正而不暇顧其言之背馳於其父及其竄逐之後又從而為之辭人之無狀及至於此耶其疏又曰甲子未終之書猶且請改墓文曰幽明受賜疑結俱解只在門下一言之間而已其人如彼無狀則其一言之賜安得為幽明之受賜也其所疑結皆在於本源心術之上則又安得遽解於文字筆削之間乎其所慍憾不平多在於全文之不厭其欲斷可知矣云云使人驟覩真若中間事端皆由於全文而

末梢睽乖之後猶不免請改者然則　聖明之致疑
於極亦無怪也但極之數次往復請改全文乃在戊
午以前而其後七年之間則絕口不復言矣若其甲
子書則自是別事蓋其時〻烈語竊於木川事乃曰
言者徒歸誣罔而聽者以為矯飾以故絕意於復為
高明露此悃愊只有拖此入地以俟百世云〻極怪
其言之終無別白憫其事之終歸黯黮乃復抵書曰
凡所疑惑豈皆得正若蒙門下追惟旧誼俯鑒人情
平心舒究曲加愛憐則幽明受賜疑絕俱解在門下
一言之間耳何待百世云〻即此規之彼此往復的

有所指其於全文萬不干涉而昌集闖然挿入請改
全文四字頓變本旨指東證西專用奸吏舞文手段
噫嘻痛矣夫此兩說者或出於遁辭粧撰或出於用
意構造而　聖上一切憑信旣許以明快又謂之打
破無餘矣身竊惜之至於致遠疏之絶悖視前疏尤
甚其疏曰當亟黨之搆殺時烈也凡所勒成罪案都不
出㧾書中意旨脈絡故趣無不渹然相合噫言至於
此又何足較也然有一事可以曉之者今有人於此
積有過失家人憂惧涕泣切諫終不見從而一朝其
人爲仇家所告坐之以極律人有惡其家人者從而

右之曰海甯涇諫矣彼其之告是汝啓之也今此輩
之為說亦何以異此哉蓋渠輩亦自知師生規諫自
有古義擬書證砭無以自卞乃於本事外別冓不韙
之月直驅於罔測之地其亦巧且慘矣然此非致虛
之言乃時烈之言也時烈愊慼猢中將死之言念懥
益甚其抵人書有曰今番事由於極父子何疑噫嘻
甚矣宣擧之歿在於已巳前二十年而時烈忍為此
言畧無愧怍則致虛輩襲其餘沫益肆誣悖亦何足
誅也其疏又曰全文無辱則十數年藉口而為說者
全無着落故變以為本源之說有若極見其不是而

絶之云ニ噫是皆同也前後為極子誣者何嘗曰全
文有屏故絶之也亦何嘗曰本源可疑故絶之也此
不過渠輩亦知時烈未梢辱極兩親之為大段覗悖
在極之道不容不絶。諱此一事置而不論故專提全
文擬書兩款而自倡自和勒謂為極伸卞者累屈累
變還就而為説其亦可笑而不足卞也其跡又曰世
道累變禍機將迫則陰懐自貳之計噫庚申之際化
理維新禍機之作初無兆眹而況其時ニ烈位望隆
重威勢煇爀少有崖異輒受很狽使極苟有計較禍
福之心則惟當迎合苟容之不暇何可預憂未兆之

梧徑取立至之患哉其踈又曰既絶之後自謂有口
宗之慚比其師於桀紂卒又較其受業卷數之多少
示之以背亦無辱之意云ゝ噫摘抉句語深文巧詆
自是桀輩能事則固不足費辞争卞而桀輩果以口
宗二字謂拯用意下得則世采嘗論拯甲子前未遷
告絶之義而曰孟津之師以前當以君臣之義事之
師道亦然云者亦以桀紂斥時烈耶受業多少之説
蓋羅良佐叩問受業本末故拯據實直答而已背亦
無辱之意何嘗毫髮槩見於其間而况書中所擧受
業卷數亦不為不多則其所謂較卷數多少云者尤

不滿一哂也其疏又曰禮說事業已痛斥於李署定之疏無足更卞許璜生存而木川之事言根明白金壽澤陳疏而忍人水濱之說自有畝宿噫署定疏中所載者只是時烈遁辭自明之說而若其前後往復書之節節破綻者署定曾不提及故矣身已悉陳於右殿下畧賜省覽則時烈造言之迹署定欺罔之狀自可立卞矣且署定輩之執以爲木川說之左契者乃許璜之生存此亦此輩推撰中一事若使言根果出於璜則時烈自明之言只舉一璜足矣或誘於柳秀芳或托於李惟泰又引而自當者何也且璜既

稱時烈門徒則方時烈之左推右托無以自觧之時何不一造明言以卞其師之疑謗前後十數年間默〻緘結及今時移事往之後乃使其子投疏乎況璜之聞於尹案者已歸落空則許璜㪅十輩又何益於時烈之捏虛武至於金壽澤之疏以為其祖萬增親聽於其曾祖益熙以證時烈之不誣一何與許璜之子孫一板印来也抑来知益熙忍人之云果在何時若日在經亂之初則萬增時在襁褓何由親聽而省識若日在萬增稍長之後則益熙之薦宣舉案在壬辰一邊斥以忍人一邊薦之君父寧有是理若如時

烈之言果出於非復阿家之意則忍人之斥人理都
喪大質已斷一枝此目便作棄人若是而擬之於刮
目則不倫甚矣使益熈旣曰忍人而又復登剡則不
免爲自欺而欺君也使益熈初無是語則爲增之到
今質言不免爲誣親而媚人也誠非他人之所可知
也且壽澤跡中事故參政李選書質時烈事而曰選
本與臣曾祖雖多會小未得參聞無足恠也此亦有
可以立卞者選之書若曰曾無所聞云爾則雖多會
小容或成說而旣曰與鄙聞不同何以有此言云則
可知其果有所聞於益熈而致詰於時烈之傳會也

時烈於此雖不以造言自服而模糊答之曰如來示
愚亦不敢自是時烈之所不敢自是者壽澤反欲宗
之呼亦異矣向者著定則自知送書一出於時烈之
做處益彰故乃欲全諱其事敢以孰見孰傳為言壽
澤則知其終不可掩諱艱難做出離多會小四字以
為漫漶之計適見其欲巧反拙自相矛盾也致虛則
曰使其弟推作懷聦本末一通其所逞毒尤不忍言
云蓋推之處地與兄自別其於時烈元無顧籍之義
自立已見隨意創錄何待禀令於其兄哉此輩視極
如讐必欲陷害百端吹覓卒至訐揚其弟之私記歸

咎於極而始則着一使字末乃以泚筆成書専語肆
然勒斷有若拯身親為之者不暇顧其言之首尾乖
舛噫亦甚矣其孫又曰織々於彝倫斁絶之日噫君
子一言一默自有當然之則當己巳度故之初則錮
廢之身未有除命及庚午除戢之後則又非可言之
時然其跡中所提扑泰輔事雖若為私憾而義乃於
深意寔出於痛念国事其言曰葵藿之忱不勝於絶
不料 聖明之世乃見如此之事閲目踰時寝食俱
損而顧臣草莽賤蟄不敢越分曾無一言以少效愚
衷則臣節虧矣人理絶矣詳其語意氣痛惻怛雖無

指斥意已徧至則君子之苦心積義豈致座輩所能
識我至於己巳起廢令極愧死而云者尤極可笑此
皆傳襲時烈文中極乃褰騰之套而一切榮辱本不
與於固守東岡之士則惟彼黨人之一時陽慕顧何
損益於極之道德哉況其辭本備陳遭羅語直辭忌
始遭時金之醜詆終被夏済之反噬凡時烈之所以
誣揑者自敗攻破則益見君子涅而不緇之盛德愧
死二字真迷联之見也所謂誣　聖朝之云函珠唱
之昌集和之而善擇襲其餘倫耳請就昌集向來劄
中九條而下之其劄又曰杜擧之事如何而無忘在

菖其可借喻之字康王之言為悖而所謂刺謬是真作鐫者乎噫杜舉之喻正所以斷章取義以寓不忘規警之意而已前後章跡之下固已昭晰則飆風寒泉之詮足以塞誤者之口而昌集猶復歸非至以古令人文字避忌之疎密為言　殿下試問昌集曰離洩二字撰叙文緣斯之出處如何而尚可取用於貲壹闡之文則其為可忌視杜舉孰輕孰重昌集於此必加自反則必不忍為此說矣且以康王之說為悖者蓋以其言出賊鐫之口而第念国家丙丁之禍寔天地飜覆之際故當日之說及乱離者亦有比擬於祈

京之変者文正公金尚憲祭兄文忠事同青城一句
語是巳夫以尚憲之賢未甞曲為忌諱則今以不作
鐫言勒為宣擧之罪者其果成説乎昌集劄又曰它
日奚為不可出口而惟當今日則敢言乎它人言之
有何不可而必曰同患難者言之無害乎云云夫在
莒之厄河北之。正當為桓公光武而言之難不當為
孝公明帝而言之此理甚明此非所謂今月敢言者
耶至若江都変故宗為国家之深恥當時一種之論
謂當忌諱而以宣擧每每提起為非故宣擧因其言
而解之以為在佗人則容有不可言而惟我　君臣

宗同患難以同患難之人而追提患難中事以資復
雪之大志者有何所害云爾宣擧之意豈不較然易
知而謂有他意挾雜於其間誠不知何說也又曰向
非 聖祖之能權則果有當死之義若非 大君之
尊貴則宗有可衛之罪歟云云蓋因宣擧與人書中
有大聖人達權處變宗有師文王之意豈可與匹夫
同條之云而潰出己意變亂本旨者也所謂達權固
有說焉夫遇事之常而盡其道者謂之經當事之變
而達其宜者謂之權則 聖祖江都之事非所謂當
事之變者耶經權固無優劣輕重而非聖人不可與

權自有明訓宣擧之以達權質　聖德則以師文王爲言者正所以明　聖祖處義初無毫髮之可疑者而已矣如呂集之言以當死不死爲權則是乃漢儒反經之論而非所謂聖人之道者也若所謂匹夫云云蓋或人嘗論可以死可以不死之義而宣擧引以不死過自悔恨故遂以爲我則匹夫固有主辱臣死之義不可與聖人達權同條而共論一以示自咎之意一以示處義之異宣擧本意不過如是而今呂集乃敢以當死可慚等語反覆窮詰歘加宣擧以妄援僭擬之罪而自不覺其言之悖無嚴之此果分義之

所敢出者乎其制文曰不死江都之由所不敢索言者何也此即宣舉日記中語而昌集截斷首尾綴合成說學得於時烈餘法者也蓋宣舉辭疏每以不死江都爲言而時人或意其嘗有避忌故宣舉既以今日敢言之義答權炎仁之問而其後與朴躍起相見也亦問辭疏之意則泛應以侍生可愧之意略而記之曰躍起之問與炎仁同意歟余之本意不敢索言蓋謂契分有親疏叩問有深淺索言於炎仁者不敢索言於躍起云爾本字尚存一覽可瞭而昌集見其着一敢字乃以爲此可以眩惑　天鑑遂於本文則

去中間許多語句直以不敢索言四字接之於不死江都之下似若有指斥者然似此粧撰雖三尺童子瞞過不得況敢以誣我　聖明哉其劉有曰孝思吐舌有何可驚而云然哉其姨兄所謂指斥者亦出於搆誣哉夫以江都事爲當忌諱而不敢言者非但鏞說爲然一時過慎之論類不免如是故宣擧一例斥之以皆與余意刺謬所謂刺謬者正以他人以提起江都事爲有捱逼而宣擧則謂無捱逼也然則宣擧之意非以爲雖有嫌而不可不言正謂其初無可嫌如彼兩人之云真是見得不到自相驚疑者也本無

與於宣舉則今欲以是而證成宣舉之罪案不亦可笑之甚耶且以時烈抵宣舉書觀之則有曰無忘江都四字者來不覺起立果能明此義理則勝似他人十年啓沃之功第未知渡漢後意思果能如湖海時否云云其意蓋以無忘在莒之戒着作吾君之第一義而或慮有所避忌不能盡草野狂戇之言然則鐫之止令勿言時烈之慮其不言其意雖異而其以為有嫌則一也今若以刺謬二字謂之斥鐫不嚴而罪宣舉則時烈之意其有嫌而猶欲其盡言者將何以聲其罪耶凡此九條昌集皆極意捃摭巧為羅織自

以為操切宣舉更無餘地而乍加點檢無不立縱苟有一分人心者其忍為是耶蓋當球跡之始出也

聖上亦嘗以為尹宣舉文集予則取覽未見近似於儒跡而何可以誣毀之目直驅之罔測之科云云故昌集亦不忍以宣舉為直為誣　聖祖也始則曰宣舉本心非出於誣　聖祖又曰此何足為朝家所退論又若斥球言為深刻為倍畏又曰臣極請毀板不欲追罪非以宣舉為故為誣毀也雖其語意纖菲成貝由淺入深至分跡子光之斥拖引恭確之詩以售其眩惑之計其言固已無倫而猶不敢直驅於誣

聖祖之科似若有調停之意者誠以　聖聰難可掩
也公誣亦可畏也及今　聖上漸入其說板旣毁矣
人已羅矣則乃反曰宣擧逼上之語用意至深案非
一時偶然頗錯之比又曰擬律輕重亦當付之公議
至謂之爲　先王誅無禮噫同是一言一事而何前
則曰本心非出誣毁而後則曰用意至深何前則曰
欲爲調停而後則付之一戚臣有若局外之傍觀乎
蓋　殿下始焉知其無誣毁之案而累形於章疏之
批故彼搆誣者猶不敢直以此題目卒然加之始加
以僭妄之目中被以挨逼之斥及其層節漸加罪蓋

臣咸而輿情咸憤国言喧騰原任大臣之疏出而惇
光之行無以自觧則始乃曰今日用罰誠似過重又
曰处分出於嚴懲欵以啟之於 聖衷之斷而又
以安能挺身于預等游辭閃幻爲自己掉脫之計其
意所在 聖上豈不下燭而一向優假坐受其愚弄
重爲 聖上惜之雖然此輩之爲此論非一朝一夕
之故也蓋時烈深怒於宣擧規功之言而以其辭正
理直不敢顯然非斥及其兩家大乖之後作爲一說
暗相傳授取宣擧丁酉書中般樂怠傲己酉書中句
践延廣二段語粧成誣案誣意陰慘以爲我 孝廟

明義之心如青天白日而渠敢以不近理之說誣之
其罪可謂通於天矣云云噫丁酉是宣擧未歿前十
二年也苟使時烈真認爲通天之罪則宜卽成罪斥
絶於見書之初而乃於旣歿十數年之後闖然踏錄
以伏錦東之遺詐其不純心於爲孝廟地而只欲陰
啓泉壤之禍者人之爲陰胡至於此時烈之用意布
置如此則球獵昌集普澤輩之捧行遺智逞其陰計
者亦何足誅也嗟夫以宣擧之賢而與時烈相從許
久曾未悟時烈之陰險至於此極信其爲道義之交
輒有規切之言卒致身後之罔極誣足爲千古之遺

慨而到今時烈伎倆畢露無餘則以 殿下明聖宜
有所燭破而猶且深入其說終至有今日處分豈不
痛惜乎夫今之所以尊時烈者則曰法朱子也明大
義也忠 孝廟也其所以斥宣擧則曰背朱子也毁
大義也掩己累也而其曰掩己累者即所謂誣 聖
祖之張本也噫時烈所以法朱子者果何事也若其
動引朱子以便其假冒禦人之計則誠有之矣〻身
請就其一二事最著者而言之向在丁卯間時烈擅
殺王人於黃江事倖未安李選金壽恒諸人亦皆駭
歎則時烈抵書於人曰史官之覗送黃江擇之諸人

亦不見諒恒相家亦然此雖老耋亦嘗讀朱子書豈無所見而然也云云噫時烈既自以為讀朱子書而有所以見塞議者之口則一種無識之輩以為誠然而未知朱子之擅役王人果見於何書耶且癸丑年間因 陵寢事時論敀咎時烈則時烈抵書時相曰伏念庚子 聖上親自奉審因補鑄隙宗出 聖斷而今日乃無一毫自反之意專罪群臣又曰 聖上遼豫麻閭 展陵温泉則逐年行幸不能無疑於議者之心未又引朱子山陵議狀而繼之曰當初 聖意以弘濟洞(今陵)寧為遠而不用雖如 寧陵之近不

能展省與弘濟何異云云未知朱子之議山陵也亦
有此等辭氣耶彼輩耶謂法朱子者不過傳會朱子
之語假借朱子之事者正耶謂挾天子以令諸侯若
是而謂之法朱子其亦無吅矣耶謂明大義云者盖
時烈當 孝廟奮發之日口誦復雪之義蒙被不世
之遇以爲誇輝之資者也噫尊周誠大義也苟使宗
心做去見諸行事則雖時有不幸事卒無成誰敢有
指疑者哉時烈敢爲大言專務虛辨得君十年之間
了無設施之可見而徒以懷慶出享一事睹得擦虔
之名此宣擧丁酉戊戌書耶以嘅惜時烈而勉之以

先宗後聲之圖者也且渠輩之所藉重而誇詡者只
在於獨對說語而此適以露時烈本色 孝廟己亥
三月特留時烈密詢大討方其時也 聖心虗佇如
渴思飮卽問再三顧聞至論此正時烈千載一時也
所當罄竭所蘊以副延訪之至意而顧乃先言諸葛
之無成繼陳衆亡之可憂 聖心愈堅乃以大義旣
明衆亡何惧爲敎則始以修己刑家四字草草塞責
聖心開納反衆詢問則又以從祀五賢精加取捨爲
言 上曰今日所急非此事也又詢治兵之策則時
烈又不過節營保人爲良法而已又托引姜獄事曰

金弘郁事陳說而不復槩及於修攘之義竟日前席
如是而罷噫修己二字此固朝晝夏氈之所可講則
容室從容所欲聞者何止此一語也且時烈既以修
己為復雪之大本則次第施設亦必有既要以贊成
大計如諸葛草堂之對而一說修己之外更無締陳
之策此正由於時烈平日元無寔做之意甚於復雪
之畧了無講畫故猝然承問茫然不知所對而然也
時烈一生所自任者如何而一朝撞着虛偽畢露若
是而為之明大義人孰不能嗚呼惟我　孝廟十年
薪膽銳意刷耻中道薨殂大志未伸志士忠臣莫不

含痛不忘追報之意况如時烈蒙恩特深受恩最隆
則篤棐副王廸齊大業此其職分而乃曰我不受來
安之詔音不待大葬徑出国門伊時宣擧貽書責之
有曰報答先王不可以出堂一誌能塞其責莫如修
明〻先朝所欲施設者入告出諷　上下皆不能然
後決意而敢亦未脫也噫時烈受眷於　孝廟自擬
孔明之於昭烈則雖大漸蒼倅之際未及顧命時烈
之誠竭追報爾何待於話言之丁寧而遽乃托此爲
辭以爲却步之當方　孝廟眷遇之日自比於魚水
之契及至　賓天之後頓忘忠報之意若是而謂之

忠於　孝廟未知其何說也時輩之陰獎時烈詆妄
如此其所以誣詆宣舉亦皆類此渠所謂背朱子云
者其言蓋因時烈丁卯疏中儻鑴背朱子之說而益
肆搆捏噫嘻痛矣儻鑴之誣既已悉陳於右而朱子
之道如日中天尹鑴之輩特一小儒世間安有儻鑴
背朱子之人而爲此說者殊非平人語耳夫若宣舉
問學規模一以朱子法門爲準則造詣淺深雖非矣
身末學所可窺測而今以朴世采所稱述者考之則
其曰有得於朱子所謂爲人敦厚貫實而其學專以
躬行爲主者豈不信而可徵者耶至其所謂惡大義

云者專出此輩反噬之詐蓋假托大義自是時烈之本情而宣擧前後書尺每以先聲後宗為戒辭意切直正中其病此時烈之所深恚而為其徒者大惡此書一出時烈之誣偽立見以為誣蠛宣擧而後可以救拔時烈遂以責宗敎之語飜作背大義之案此固時烈之陰詐也今以丁酉一書觀之有曰今日之急務果在於言語而已乎愚意以為不若於施設上着實措畫如朱子所謂定為幾年之規使上下昭然知如此然後兵可強國可富讎可復恥可雪又曰訥言敏行不惟學問如此為國家之道亦當如此續陳已

陳之言強明已明之義而無一毫見諸行事之實則
不幾於有目無足者類耶前後規箴若此類甚多無
非至心血誠注救時烈要使大義二字不爲空言則
若是而反謂之惡太義甚果近似乎至於掩累之云
尤極謬悖種種醜詆亦已條卞於前而惟我 孝廟
親經江都之難城中士夫之處義得失寔皆目擊故
甚於宣擧自引之疏輒曰未聞陳東終致尹戩之死
又曰憐爾情嘉尔行意意不忍捨也聖人精義之訓
百世不惑則宣擧江都之事初無一毫疵累無可以
證明矣乃若宣擧之意則常以當日不死爲終身之

恨深咎至痛每發於章疏書牘之間矣身竊以爲引咎太過而此輩反謂之掩罪誠不足多卞也矣身尤有所痛恨於心者時烈名爲法朱子而實則假借而已名爲忠 孝廟而實則虛僞而已而異於己者輒謂之背朱子攻其短者輒謂之誣 聖朝使一世不敢議己又從而肆然誇於國中而我朱子嫡傳也我孝廟同德也其徒和而應之噫若此不已無少懲遏則竊恐朱子之道不尊 孝廟之志不白而其流之弊將至於聖賢之心法君臣之大分壞了無餘矣豈不萬萬駭痛也嗚呼時烈之許多纍累人孰不知而

强者慕其名弱者畏其勢終未有一人明言顯斥以
正其罪者雖以　殿下之明聖猶有所未晰於紫朱
苗莠之下疑ᄂ然爲邪說所撓惑俾至於顚倒是非
變亂黑白而乃使專主躬行者反被背朱子之目眞
扶大義者反受誣　聖祖之罪豈不大可寒心哉陛
[論源流之誣已詳柳奎疏刪之]且如源流序跋時烈墓表之構誣亡
師俱極絶悖無倫其餘疏劄之恣意誣詆可下者多
而以其文辭支蔓恐煩　静攝今不敢逐一盡下而
惟是　殿下之所深疑於拯者在於辛酉擬書矣身
請從上項說不盡者爲　殿下申白之夫使擬書所

言果有一毫不襯於時烈之寃病則誠未免過當之
失矣今取其書一一勘過則無一言無來歷無一事
無根據而特以其辭意深切無少回互遂疑其出於
挾切之意曾謂 殿下之明滋惑至此而如曰師生
間無規切之義則已若曰有之則過有大小而規切
之言亦隨而淺深時烈心術之病不可謂過之小者
則極之規切之言安得不深至而不問時烈過失之
如何反咎極言之不可微婉若學禮經無犯之義不
相似者然矣身切感焉噫歷觀從古師門未有如時
烈之病敗則其門人子弟罔無事於苦口切諫此則

師生之常也若極則不幸以時烈為師既見其病源
深痼兆累彰著以平日服事之誠不容不極言救正
此則師生之変也所遭之変既是前古之所無則處
義之不能膠守常道事理即然而今乃徒以事無前
聞直斷為罷極之案是何異於責逆子之死諫曰吾
不為褻契之都俞也且父師輕重之義是 殿下所
吾東教者而今忽以極謂之背師而加之極律則是
殿下前日之教初無一近之見而不免撓奪於今日
之議曰此非師為亡師之至冤関係世教案非細故
夫聖人之以師生並列於君臣父子之倫者正謂非

教不知者道耳非謂一稱爲師生便可不問其淺深輕重而皆可以君臣父子比擬之也故閑礼避嫌之義有兄弟之比程子制服之論設五等之差由此言之則師生之号雖同而恩義輕重　有等級固自可見矣藉以君父並列之師論之父母若不生我師教亦無所施是爲有父子而後方有師生然則平居服勤雖無彼此之別遭變處義合有先後之異今若處於父師之間其勢不能兩全而輒欲苟全其師生之名不顧有害於父子之倫則其爲重其師則至矣其於父子之倫何啻到此地頭師不得不輕於父也較

然矣若乃拯之於時烈初非非教不知之類況其心
術敗露之後則尤無師道之可言而彼所以厚其所
親者無非人子之所不忍聞則畢竟相絶此固天理
人情之當然々則父師無較重云々已是硬説底道
理而尤不可擬議於拯之於時烈也噫人臣之抱冤
枉者自古何限而未有如拯父子之甚者而自夫疏
章禁絶之後伸卞之言無一得進於黈纊之下則
殿下何從而得其事實以爲回悟之端乎且自有兹
事以来時輩之所以構揑詬詆殆無遺策而甚至小
説瑣語僞文贋札隨意造作私相傳布要以誑惑聽

聞眩聒耳目者切密陰慘如畏如蜮眞誤古宵小輩
百計醞釀戕害賢良之手段也今 聖上硬定是非
逼絶下章而惟其言之是從此輩無所忌憚未知方
來之禍終至於何許地頭而後已此又矣身之所大
惧者也云云
先是沈鳳威亦疏請毁院久不回啓戊戌三月鄭澔
爲礼判始爲回達請依疏辞佈享处則毁其院屋配
享处則撤其位板◇依準◇初九日進士徐宗遜等
上書諫毁院之擧仍下前後醜詆政院稟達勿捧◇
禮曹判書吳命峻上書論儒生毁院之疏紐幾禮官

而未有發奏鄭澔擠抵回達若有私營者然曰請還
寢毁板之命不從◇二十四日診筵右議政趙泰采
所啓頃有尹宣擧書院毁板之命誠爲已甚書院者
士子輩私相營建爲藏修之所非朝廷之所與知今
宜只撤其恩額及官享好矣 上曰原任大臣之意
何如李頤命曰親嫌提調閔鎭厚亦引其子希儒疏
爲嫌右相曰領相致以此所請鎭厚在外酬酌亦以
臣言爲是矣 上曰官享前因提調所達已撤之今則
只撤其賜額可也◇玉堂陳劄諫院啓請勿撓毁院
之命累日爭執 不從◇持平金鎭商上書請毁言

院又曰毀板命下之後聞呂毀其証說所載一二板其餘則自如云不毀而置之則已既令毀之勿毀其全板反不如不毀之為愈也請盡毀其板

答曰書院勿毀務欲得中盡毀全板殊涉過當○五月傳曰遠配罪人權璐衡等并放送先是因內局提調趙德彬所啓定配儒生尹雷亦并放送

景宗壬寅六月門生持平李世德兩朝儒生進士金壽龜等館學儒生黃昱亦并上疏請特雪故儒臣尹宣舉尹拯兩世之冤復其官爵改刊毀板勿棄先正之稱因舉賜諡達院之典凶球輩轟正我賢之罪一

并嚴治　答曰疏辭令廟堂議稟處諸疏并丙丁諸疏大同故
不錄廟堂回啓畧曰儒生等以頃年故儒生尹宣擧尹
拯酷被誣賊之構誣至於奪官爵撤院享毁遺集禁
先正之孫甚爲士林之至痛累累齊聲請雪臣
等切惟兩賢臣道德學問行誼志節眞是　累朝之
所尊礼一代之所宗仰而伏念我　先王數十年文
師輕重之教終始堅持靡所撓奪者至矣盡矣若其
答玉堂疏　批未見其近似於儒疏何可直驗以誣
毁之目之教昭揭日星則末梢處分之非由於我
先王本意斷可見矣先正臣趙先祖成渾俱被奸壬

之構誣　中宣兩廟之世尚未免沒命之禍追奪之
冤而　孝陵長陵雪冤復官曾不以事閑　先朝有
所當難夫從公議今日之所當法者惟在兩　聖已
行之懿典一依京外儒生所請故儒臣尹宣舉尹拯
并復其官爵還宣院額許刊集板及建祠宜當　上
從之◇進士安允中等疏請一遵　先朝処分還寢
復爵刊板之命政院稟啓寢還給
癸卯正月　遣承旨朴顯晋致祭于家廟◇八月筵
臣請尹拯道學德行昭在耳目不待謚狀賜以美謚
如先正臣李滉故事　上從之太常議謚曰文成道

德傳聞曰文礼樂明具曰成　英宗乙巳二月儒生
金壽麟等疏請依　先朝处分追奪尹宣擧尹拯官
爵事　答曰斯文是非固在儒林朝廷爵秩有何所
関而推上於朝以至于此也◇校理洪鉉輔上疏又
請追奪官爵　答曰旣授復奪予所不為此亦之論
窮吾不取也◇後日筵中承旨尹鳳朝引玉堂疏辭
盛陳　先朝处分力請察納　上答曰不可推上之
說非予意也乃　先朝下教也凡事當視其心而处
之以文字間事因以為罪豈非已甚今又有追奪之
請予甚慨然予意不欲偏僻也辭旨甚嚴截鳳朝乃

曰臣亦非必欲退奪之也只望 聖上明於彼此是
非之分矣自此朝廷之上更不敢以斯文事為說焉

論衡